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三

安正忘筌集五

克念



道不可須臾而或離仁不可以造次顛沛而或違念茲
在茲至誠無息道斯載而與之俱故惟聖罔念作狂惟
狂克念作聖聖與狂正相反在念之得其道與不得其
道耳則克念罔念不可不察也克能也確乎能其事者
也念念常存於無方之方而不留繫於一曲以裂吾之
全體於此無作輟之間則是君子存之之謂也其存之
也亦存其自古以固存者耳罔則昧於所念之方不獲
於內則獲於外每繫一方常裂全體而域於小己克念
者勿忘之謂也詩稱文王曰於緝熙敬止而群臣進戒
嗣王之詩亦曰學有緝熙于光明皆克念而勿忘所以

緝熙而不息有作輟則不一而為外誘者勝之遂至於
空虛而無物而虛空反為茅塞矣况於擲棄而未嘗一
念及之乃為異念勝之于聖何自而入哉罔念既昧於
所念之方則動違其理不在於無益而不芸則在於勸
成而助長不芸者既縱之而不制助長者又抑之而失
中皆為治心者之病而有至於狂以為無益而不芸者
固不足道而勸成助長每為治心者之公患心火也火
性炎上抑之失中則激其炎上之性愈炎而發狂陽之
疾已其疾者亦救之以克念使勿忘而已如此則有復
歸於聖之理此治心之要也夫龍升降自如非可畜而
豢養有識其性如其嗜慾而順之則可擾而馴虎固不
可養也亦有識其怒心者夫虎之殺物也必怒於是不

敢以生物與之所以避其殺之之怒也其決物也亦必
怒於是不敢以全物與之所以避其決之之怒也順其
性而擾之乂亦化而馴伏治心之術何以異此學易者
必順而止之不敢求速而勸成故進道若退要在勿忘
而已昔之問學皆求之放心後之學者不求之放心而
求之紙上語蹈襲為文章焉皆外學也於我無補雖多
亦奚以為

進德

長子所以常復者一也餘子所以未能進乎是者非至
一也然則餘子亦可漸進以全長子之德乎曰均具此
矣安有不可哉患乎不悟而不知反耳不見可欲而偏
取所以去物之累不使之繫境生心違一而貳是乃流

心之道故復必先之以剝剝者剝則剝之所以剝去物我也親己者莫若牀第移人而使之溺愛所謂衽席之上也剝牀足進而剝牀辨愈親己者愈剝去忘物之至者也又進而至於剝膚喪我之初也過是則宜不獲其身矣於是備物之養復還焉物我無忘既至矣而真一之體有碩果之象者出焉是謂見乃謂之象見身之本也剝之上卦曰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而身之本見焉一之至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者剝之反也象取雷在地中長子之復其位者也復曰反復其道此艮所以諭長子之身出必背境不見其人而反焉入道之以漸者也艮少子也少子而全長子之德以復正位蓋以比復好先而貴早復也久則難變矣故

由少子而變焉其貴早復如此長子復之正少子必滌除乃全長子之德夫然後復豈絕其漸進者哉後之高明者遽以知識躡論至處殊不思自古雖上聖之資亦必尊積習明歸而身藏始可以語道斯不至口是而心非豈可求速成躡等以論而忽積習惟習慣自然得之斯固况餘人乎而易之要在象學必順而止以觀焉止於正位不麗一曲然後可以見大象庸可躡論而徒為空言乎一旦既覺悟而又通始可視前日人事為假途而諭乎本來自爾也未濟而先捨舟航其何能至哉

善剝

外獲者不可繁而投將內鍵此自防衛之要道也夫嗜慾好惡性之所有聖人不絕也特有道以防之耳在卦

則剥是也山附於地剥之象也蓋取順而止焉順而止則何所用之亦觀象而已嗜慾好惡去之不可不有以御之則亦不可盈嗜慾長好惡則性命之情僣矣黷嗜慾擊好惡則耳目病矣遠屏而反諸本本勝而復還焉則嗜慾好惡既無改而性命耳目俱無患善之善也為之有道不必物物屏去苟明乎順而止則不事屏而自屏矣夫心有眼而外視此其所以致僣也順而止以內觀此其所以為剥也剥之爻雖有剥牀剥膚淺深之異以明每爻之義而其要則在於順而止以觀象而已何事致力於外物物剥去之哉順止觀象則心眼自不外視此剥牀剥膚之源在爻特不得不有次第要之順而止則身猶不獲况於物乎此剥之至要故於大象明之

至見象獲碩果則貫魚之寵無不利既不病耳目亦不僣性命之情後之人欲求入道者多不能諭此往往甘心祝髮以效鉞根中人以下者之所為夫中人以下根性至鈍固當物物剥去然不知其要乃繁而捉用力至多收功全寡惡知順而止則不事屏而自去此剥之要樞且深悉之

熄見

夫道有本末有內外而本末內外之際祇以隱顯之相蔽而生惑故枝而為二要皆同實而異名初無真偽無輕重譬諸草木本根藏於隱花葉示以顯要之花葉即本根之示見者耳無花葉則本根何所用無本根則花葉安能久豈以本根藏於隱人所不見則為真花葉示

於顯人所常玩則為妄乎人之不見道者唯逐事為之末而背身心之本末勝而蔽焉則失其本宗無本而獨有末則為妄矣聖人為陳本末內外之說欲其不偏所以覺其背本而後學遂重本而輕末此學者之過也獨有本而無末則是枯木朽株也獨有末而無本則是斷港絕潢也泛泛者皆斷港絕潢之流耳厭此者又甘心於枯木朽株是均失也安得源泉混混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乎夫本末有先後無輕重本根於生出之序為先故謂之始花葉於生出之序為後故謂之卒本末一如始卒一視無偏取焉亦無偏廢是謂有始有卒此所以為聖人聖人著書於本則約言於末則詳說蓋本以正而平末以偏而不平平則坦然而甚夷同歸而物我

相忘亦何事於防閑不平則殊塗自徇而有競有爭故為禮為法以閑之蓋不得而略也人心惟危以人之為人由不平聖人出而覺之也以救其不平彼平則我斯止矣此聖人之心也學道者每嗤禮法之家為華末不學道者以學道之士為空無皆非達士也蓋由私見各係所取而止不悟二者本一家也聖人以至平處為常居以不平處為泛應持泛應之時不離本宗故未嘗迷復耳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此其所以為中庸不知此者舉皆妄作無間於真偽知此則能無容至於容乃公公乃王則又泛應而為時中焉是皆容德無事決擇之所致也易本至精至神故其要在藏用致用而以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者為妙體而以變動不居周流

六虛者為妙用非體不立非用不行於此不生輕重之見則偏繫自熄常復正位聖人之至聖人唯知兩端無輕重乃熄偏見之明効耳

迷悟

正位為非夢之域故謂之覺特以別於夢而已居是位者尤戒於竊竊然知之祇所以為病亦何事於覺偏位由偏重故所重者引之而出僅莫覺莫悟則隨物轉徙於夢幻之域故唯在偏位宜覺凡有思有為於非其所麗於一方悉為偏位正位已覺故無事於覺偏位方迷非覺則莫之救然則所謂覺者正宜施於偏位偏位宜迷而反覺者是乃正位覺而無覺之功正位止乎其所以不知故真覺無覺未之或知奚覺之可名然則覺之名

正為迷境而設故如坤之六五是謂正位而復之中行亦復乎正位者也聖人於此不言覺唯戒其迷而已不迷即是覺也坤戒先迷謂照非黃中乃不自見而繫於未作之先復戒迷復謂往而不反斯罔於所復之位坤戒其先為學道而不明者言之也復戒其後為失道而易位者言之也救其失使不迷是其所以為覺也然則涉乎迷途其求免也奚可緩邪迷而罔覺莫免於夢幻也為無期矣偏位不覺是謂迷復誠可嗟也其覺者是謂德行以中行獨復默而成之也大道甚夷人人具此固無賢愚之間所以分者唯迷悟為殊耳既悟矣舉本與末無非一真在偏與正皆不迷矣

宗元

聖學必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以貫萬理故煩而不憂亂而必有歸宿後世失是物物推索不出一本物自為理莫見所宗遂使一理析而為萬無所統一不見指歸則終日言而盡物矣道何由而明哉夫至理具而寓於無名迨立名義則理皆自一而出出既無二兩端同實名緣義生曼衍滋多所宗者悉會歸於一歸一矣則可以見身心之本復於無名之樸而本末兼暢天下之理得斯成位乎其中則是成性存存而為道義之門夫道義之出一門而已未嘗有二也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其實由於一所以貫兩端則知凡可言者無非兩端隱顯相勝而理愈紛紛耳由本而照末則本末一如逐末而昧本則滯於末而已未嘗

通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修道之謂教道生者以教之生也經析為五孝而周官則又從而申為六德六行十有二教其大槩所宗者由於孝而廣其至德耳曾子論一貫之旨夫子告以德之本而名篇以開宗明義宗者嫡庶之本人倫之源而義之所由出也開其宗所以明其義而理義既兆所以道生而達之天下也曾子深於孝是知德之本也夫子告以一以貫之而曾子深悉之曾子授子思孟子師之孟子謂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而孟子又謂守約而施博者善道皆一以貫之之道前後相承也易稱乾之德則首曰元由元而有亨利貞元者善之長而四德之摠也任乾之事

馬乾之數九老陽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而任之者元蓋統之以一則事無不治故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而身心之治猶是也道必貫之以一蓋以一貫夫三二與一混而不離其德乃全是以一為長子以專妙用由利用則可以見其致用者由不用則可見藏用之所而身心之本在焉得其所歸則離形數是其所以超詣也

觀身

聖人肇學於未有書契之先河洛所示者易故聖學唯師易而已易兼三才其於卦也則乾為天坤為地艮為人後聖有作用天正者其書首乾而謂之周易用地正者其書首坤而謂之歸藏用人正者其書首艮而謂之

連山卦備於六十四而此三者獨為之宗周易所以明變動不居之妙用歸藏所以秘退藏於密之妙體乾坤成列以生萬物乃有人焉得天地之大全其體其用所以兼備者也為人則有身矣艮之妙旨所以明夫身也艮為反身身亦反艮蓋有身則有向背向陽而背陰向明而背晦於向為動動則身斯顯故有夢則有身於背為止止則身斯泯故無夢則無身有身之身為變體所以與萬物並作無身之身為妙體所以與天地相似妙體止廣居之正位無我而與萬物為一變體逐至變而旁行有我而與彼己相辨旁行則易流惟作則觀復不繫有方故旁行而不流以克全真宰之德常貫三焉乃與妙體融而為一於是所過者化而不為外物之所易

用能常止其所而思不出其位亦猶雷風之行而常立
不易方焉正位居體所以藏密是謂神無方而易無體
夫易無形埒者也唯平而已平則止偏則行偏生於有
見唯見熄則平以平入偏所遇皆平無偏重以留繫乃
止於亡境之所是以無我此所以良其背不獲其身由既
背境故行其庭不見其人是以其身歸藏而止其所也
然則常止其所而不獲其身者唯見熄為能與於此此
象學之所自由有身之身以觀無身之身也大目視之
黃中通之而已知識不能及也後學之失失此而已象
足以盡易故曰易者象也得此遂可以忘言而道存目
擊矣

觀象

剥者陰勝陽而剥之以至於蔑正當是之時用靜則吉
故其義取順而止之所以觀象陰勝陽之時動為群陰
之所憊何可以往於是退縮順而止之蓋出則必有外
患之時也損之又損剥盡則見獨而其道乃復焉於是
向之動足以憊吾性命之情者今反為善類以奉我魚
陰類也貫魚則群陰以序而進在宮以承我之寵蓋剥
之爻自剥牀足進而剥牀辨則平昔之安其身適其意
者皆剥矣又進則至於剥膚六四艮之初剥膚肌之淺
過是則宜不獲其身矣不獲其身斯無私已唯磨不磷
涅不緇參萬歲而一成純者固存焉夫至陽無可盡之
理坤雖純陰而上六猶龍焉剥極而不可剥者獨存則
是爛熟而滌除既盡向之憊我者舉化為善類以奉我

於是翕受大和之養焉所以然者蓋剝之要在觀象滌
 除盡始見象見象則是見碩果其所享宜如此也以二
 卦言之一陽在上為艮之主艮其背不獲其身而大象
 自示所謂易者象也易無體是也至神藏乎是是為天
 地之照萬物之鑑凡有貌像者於此肖形焉形之所由
 生也形於此乎顯亦於此乎隱顯以照焉而微隱以不
 照焉而昧大象包括萬象而形形形之大者於此乎生
 是為碩果觀象有在於碩果故學易之要見象而已以
 又言之自遇始之陰消乾之陽漸進而至於六五極矣
 乾而木果陽精結實於上碩果為結實之大者剝極則
 見焉窮上反下轉而為復生於地中又滋長而為乾焉
 生乾之實也不食猶所謂不食吾言者謂其信也以其
 難信非至明不足以見之故顯言其不食所以使人信
 之而不疑雖剝膚亦不畏也然則所謂見象者見碩果
 也夫剝有君子之剝有小人之剝小人之剝六極之備
 者何所用之君子之剝則與苦其心志者類也其旨乃
 天降大任耳夫死於安樂生於憂患理也以猶否以閉
 隔不通而君子以其彙正而明夷則以其利艱正蒙大
 難以成文王箕子之聖剝之理無以異此然則燕安為
 酖毒非上智則處宴安者常不知自警故泰則宜知艱
 正不爾則無往不復為可畏矣

觀生

聖人之觀其要在剝而又正名曰觀觀之上九觀已至
 矣觀其生而止於君子非不善也然特可以無咎而已

若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之徒皆君子而無咎者也抑又有進乎是者若夫子之無可無不可是矣而所以未能至者蓋由志未平也若志平則一視而無偏重偏廢是以無偏蔽謂並觀也觀至於志平則易道無餘蘊矣易無形埒無等而平也志平則無所不平故無入而不自得而與易為一此所以待上達故以志未平啓其端焉平則無所復觀矣無黨偏則歸有極之道也

生生

生生之謂易則凡有生者皆易之體也語生生則固應有殺生者矣生生者非他不生者生之也殺生者非他不死者殺之也如是則可以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矣夫物之生皆我體是此未嘗死也彼生者不得

不生而化者不得不化此獨不與之俱是亦未嘗生也太易之體合則混離則散合而為一雖入秋毫亦無有餘散而為萬雖盈天地間亦無一不足是生生而凡有生者皆我體也此擅其全而常混彼裂其偏而暫假也復歸乎生生者果何道哉自顧其志平與未平耳以平入偏雖偏亦平以偏入平雖平亦偏彼偏而我平則不見其偏無所不平則何取捨之有既無取捨則何繫累之有用能常自復於至平之易生生而此不生化化而此不化參萬歲以成純視含生為一體所謂聞道者聞此而已如此則未嘗死未嘗生之體亦顯然呈露夫易者象也大象無形故易無體無形之形無體之體日呈於前所謂見乃謂之象常止其所而見本體則是長於上古

而不老者豈有生化之累哉

樓抄本

戒偏

易無形埒者易之無形由無埒也以其位甚平故平則常復正位是謂皇極今無思無夢時正以無偏重而平是以止其所而復本位故無思無夢也此時唯妙體而已無私身也私身特一物是萬物之一偏也豈其大體哉所以然者由偏重而有所繫是以墮於一偏而有此身今有思有夢時正緣有偏重故常出而繫於所重之處域於小己以墮對代但知貪生而惡死不悟其條起條滅一何死生之多也以偏重而有此矣無暇論是非當否已知其失則均也觀之上九觀其生而志未平雖曰君子已偏重 為人矣人與人何足以相遠哉學者

切戒於偏重不得已而出乎此則當覺惟覺則偏而知反自不留繫不害為平若偏而當雖不失為君子終不見易由不平而不復正位遂累於有身易之正位無私身者也所謂離形者如此唯平為能至焉故無作好惡非用適偏而生之人心斯會歸於有極矣而易之可名者以有太極也嘗謂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由兩端而有微兩端則中之名亦不立兩端可執故中亦謂之執亦因兩端而命之也兩端兼忘則不用而藏密兩端相濟則致用而建中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惟是三者無所不容其德乃大兩端不偏廢亦不偏重則動而時中是善建者一有偏焉重在一方隨而傾矣墮於起滅豈善建者哉人心惟危蔽於偏重危斯傾矣於道為倒

所謂善建者無偏重而常立也易與人相差特毫釐間而相去隔霄壤故曰善學易者唯志平為能與於此平而常復正位保合內外之和尊莫尚焉此外又何求哉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三

樓抄本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四

安正忘筌集六

絕四



聖人之所絕者四而其指歸乃在於毋我而所謂意也必也固也皆能發有我之機使向而不反身不藏而有我者也是以絕之夫神無方而易無體惟毋我始復乎太易之真體復乎真體則休息於無方之方矣生分辯之識有分辯之識則有一定之是故必有一定之是則執此而不化故固惟其有此所以向於一隅遂至迷復不居正位而有我意識在一隅非大方也良其背不獲其身是毋我也以良既背境豈見其人不見其人所以不出其位斯不獲其身矣有見則意必固相繼而起所以有我則固於形數為其所推移而易之真體日

益隱矣毋我則正位居體起形越數復歸乎太易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傳要

堯舜之傳所執者中孔子之傳所貫者一中者位真君之妙體一者擅真宰之妙用中所以旁通一所以該萬一得中而藏中得一以應二者本自相資不可偏廢語中則必有一語一亦不離乎中或舉其體或舉其用各適所宜而前聖後聖之傳其致一也所以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唯此而已成湯之建中箕子之會極易之正位禮之中庸是皆以中而旁通也老子之通一孟子之趨一曾子之守約虞舜之惟一是一皆以一而該萬也大本大宗舉在於是不能離本宗則旁貫無窮者皆自源而往

者也今於語嘿動靜之際悉具乎是語也動也人自為用而彼我則殊嘿也靜也廢而不用而會歸則一衆人用則不知所自來不用則不知所如往姑認有用之際乃以變體為常聖人則以成位乎其中者為常用能合異為同摠其樞要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進是道者基於用其光復歸其明歸明於昧蒙以養正當休息於非夢之域則是會百慮於一致真殊塗而同歸不出吾宗常據會要旁貫無外觸類該通而天下之能事畢矣一之所歸初緣人心惟用離之明外何即境而生焉不知反也而反亦不知由外明內暗不燭所詣遂失其宗而役役外徇以至枯亡達者審是雖曰動出以應而常反復其道不迷歸宿斯與道心融而為一

而常藏用於中焉則向之所謂人心者化矣此聖傳之至要也謂儒者博而寡要以方是時聖傳既絕所謂儒者博誦廣記唯以多聞相高以是為儒矣豈未知真儒者歟

樓抄本

真博

儒者之學患乎不博至專於博反為儒者之大患而至於多記損心所得者紙上語徒斲精神則所喪者乃天下之至真也聖道不在於多學而識特守約而施博耳其要在正位居體而已正位居體則覺覺則通通則貫無乎大畜小畜之富而所謂前言往行與夫文德凡自此而出者亦復舉積於此也故先歸明於昧冥之以不知涵養滋久及其至也觸類而通由不知而知則至於

無所不知蓋知在窮理之際係意與識猶滯一曲而不知在理已窮之外非意識所及而亦不可為畛域知者人所同而休息於不知者聖所獨造夫不知則兼忘而大同矣斯與道心會而不貳至此始為天地之心而無所不包矣夫豈由博誦云乎哉自內而出則正位居體者所以旁行不流自外而入則旁行不流者用能正位居體聖人導人多啓以入道之序如語言偏其反而是乃旁行不流也室是遠而是乃正位居體也堯舜之傳自人心惟危以適偏而旁行至惟精惟一乃能旁行不流如是乃會於大中斯為允執厥中是乃正位居體也箕子謂無作好惡遵王道路是亦旁行不流至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亦是正位居體唯孟子先言居天下之廣

居立天下之正位然後言行天下之大道與夫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皆以出之序言之又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則啓後學以入道者亦不廢也正位為覺覺則無所不通偏位為迷迷則無所不惑覺無他焉唯在非夢之域以為常而已非夢之域唯正位為然故凡言覺者謂正位也凡言迷者謂迷復也正位一而偏位衆故覺少而迷多然迷悟對辭也非迷則悟非悟則迷苟自省其未離偏位猶用人心乃是長處夢幻而未嘗覺則均為迷耳豈當甘心於迷而不究哉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故聖學上達與天為一詎乎此者不分等差分等差者人而已故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世之所謂是者不過得君子之名而已非者不過得小

樓抄本

人之名而已自人道人心而觀之君子小人相去遠矣自聖人之天道言之君子小人雖有間為累於有身不居正位每即偏之危而為人矣而其轉徙於夢幻之域則均也安得不一視之哉中庸懼道之不明不行故於賢不肖智愚所以一視過猶不及也齊之以是非者天道則然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君子猶小況非君子者哉等差之觀皆非合併而為大唯迷悟則嘗有之故旁行不流者緣不迷而正位居體者由夙悟當正位居體之時是真覺無覺而所謂迷悟者猶是假途者誤耳

能化

域於彼己則七尺之軀奚異於一漚會于本宗則方寸之地并包乎太虛一漚則有起滅太虛豈墮成毀有起

滅則有真妄有真妄則有是非既離本宗則涉夢幻既涉夢幻無非妄偽非特妄者為妄雖真亦妄非特非者為非雖是亦非刻意而行擇地而處愈用心而愈乖愈用力而愈敝蓋以域於小己不見古人之大體則舉皆幻妄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體為小人養其大體為大人大人無已休息於非夢之域以為常而泛應成務則為變變乃應時之為常則萬古不動二者既明不繫一曲則其體與太虛等如是則舉真與妄同歸一真入而無為是其藏用耳出而有為是其致用耳用與不用悉歸妙用體既有常用亦隨之無有妄者向為夢幻今為一真大而能化凡爾作用會于本宗舉偏與正悉為無妄則優入聖域矣聖也

出入

會身心之所歸宿者也夫以有患之身為身以惟危之心為心雖深沉之思不輟於心微妙之語不離於口祇益迷耳唯能化此身復歸於大象化此心復還乎太極身心俱化本正而未與之俱本末俱真常無常有均為大常斯與易為一是其所以為大聖也

聖學大全故利用出入歸諸自然不事習而無不利有習則未離一偏燭機未盡不見大全故出入俱滯礙不可謂利孔門高弟顏子也然於離形去智尚有所待故孔子告以克己復禮是有己宜克者固不容於不習有私己矣豈不待自勝以克之必若是始能離形去智也顧其所示猶後於空空如也之鄙夫無所待而本自離

形去智可以一言而悟叩兩端使灼見焉則聖學於是乎竭矣奚事習而以中庸為可能哉降此必困於隱顯之相勝而蔽焉雖使智者亦於此大迷不能通乎晝夜之道而智曾不見天人本一而隱顯本無二也其一也一其不一也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謂之真人了知天人本一而不為隱顯所勝則出入皆一矣何不利之有既為隱顯所勝則隨其所見而致力焉習於實有者蔽於實有而不見夫空無即實有習於空無者蔽於空無而不見夫實有即空無支而為二則冰炭不相入矣易稱易無思也無為也又曰易無體而又有謂易無形埒人知遠求易於氣形質未兆之先而不知近取諸身則易已具於屈信往來之

頃今無思無為之時由不出吾宗與易奚有二哉此時即無形無體為非夢之域是乃易不可見之時所謂空無如此而已及有思有為則心跡呈露於是有形有體為有夢之域是乃太一分為天地之時所謂實有如此而已一屈而無天地混冥而萬事銷亡所謂乾坤毀者於此見也一信而有兩儀生而四象立所謂乾坤成列者亦於此見矣雖積至巧歷不能計均不離此數耳一屈而藏一信而著乾坤之成毀不離俄頃之久造乎此則自一屈信而觀往來可以盡乾坤之成毀庸有微而不顯者哉如此則隱不得以勝顯顯不得以勝隱而相蔽焉隱不得以勝顯則顯常藏於隱吾見隱即顯也顯不得以勝隱則隱常彰於顯吾見顯即隱也隱顯不異

則精神常一終日如愚蒙以養正兩端混合包括無外自此析而為萬無非兩兩相合要可一以貫之則理窮義存而心性俱盡矣奈何偏蔽者不探其本故習空無者出而之有則昧麗著之機而每艱於出習實有者入而之無則失本宗之旨而每艱於入此天人所以判而大全所以裂也自天之人謂之出則垢淨相遠絕而不諭神奇臭腐之更化由淨而入垢則穢安知垢淨本是私見自人之天謂之入則有為無為相矛盾而不諭或使莫為皆一曲由有為而入無為則戾安知有為無為本是卷舒唯空空然者元有大受空空之際盡有天循有照但叩兩端遂無餘蘊不然者由天而出則當觀盡垢淨本是私見然後於出為無礙由人而入則當觀盡有為無為本是卷舒然後於入得所歸觀至此矣回視前之所尚悉為芻狗要必至兩端一貫斯為大全而得游心之常而出入無疾矣然出入無疾於復首言之則出入俱無害者非得大全何以至此抑亦見知道者必先誦本宗之奧有地雷復以見天地之心則天雷為無妄而不失彝倫之序斯全大法矣

習坎附

離麗也南方應接之地也其患常在著諸有坎陷也北方空虛之所也其患常在溺諸無患著諸有釋有而之無則又溺於空而有不能出之患惟內明乃能問習以出險故坎獨以習為稱而以出險不陷為善也水與月皆坎象月者水之精也水者月之類也故明水取諸月

月坤體坤之光變乾為離乾亦變坤為坎故日常用坤之光月常歸坤之明明歸則水之德全方歸其明固已習諸月及出乎險又以習諸水月與水皆積習然後其德乃全惟理有出於積習故日就月將濬哲而睿乃燭妙理是以剛而不陷非明其孰能之乎予以通乎晝夜一其隱顯觀垢淨之出於私見觀有為無為之存乎卷舒則不滯一曲常蹈大方斯皆出險不陷之道也不陷由剛剛由明而明又由習此坎所獨稱習也

讀文中子

嗚呼人之難知也久矣抑又省之非人之難知蓋道之難明也道苟明則不逃乎哲鑑奚患於難知質其言而白黑已判矣曩讀河汾王先生書泫然以諸子處之見

斯言而未見其道則亦未能悉其言而詰其所造非諸子也此豈王先生之未至乃愚之未諭也迨浸歷聖域稍自見其在我者不約而契矣述之於文已成編秩一日偶有中說當前因閑寓目適見李靖問道而王先生之答與董常聞而說之者顧與愚學適相符合驚愕久之始思先生自謂千載而下有紹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避而以董常為顏子之流斷不誣矣夫仲尼之業其入道也始於著之德圓卦之德方以悟藏密之旨故申之以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探河洛之妙則堯舜之執中箕子之會極昭然自契矣若王先生者端紹前聖之緒可謂精於河洛之圖書與箕子之洪範者也其言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其藏在反一

無跡之所是深諭龍蛇之蟄以存身之奧而其藏為密
棲身心於一貫則天人會矣死生一矣與物而來來者
自造與物而去去者自化造化皆自吾之至一故其為
物也不貳則其生物也不測矣噫後之名儒唯恃聰明
乃以多學而識不復回顧以契一以貫之之言則學愈
多去道愈遠以多學而識者滯於末也一以貫之者達
乎本也本常無末以統於萬末不能無本遂失其宗既
失其宗卒為虛文不堪實用以用主於一不容於貳貳
則人之所治安能治人蓋末愈盛則本愈衰文愈有餘
則用愈不足以離本愈遠而背馳日甚也要所以運動
樞極則成天地者唯一為貫三而其體常混斡造化於
妙用非天下之至精合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晚

始得王先生信能紹仲尼之業抑知聖道更五百年必
一大明於天下不爾則天地何賴焉自孔子沒周道衰
至秦極矣黃石真人以守微之道傳於漢已而歷魏晉
滋以權詭相傾此風益扇聖道掃跡王先生講道河汾
為有唐育非常之材雖去聖人之世前後相望不無小
差要之皆不遠五百之數嗚呼文中子堙鬱有年矣和
璧沉埋必有泣血以相明因讀其書痛惜其流於諸子
仍信孟子嘗述五百之數果不虛也噫道不遠人悟焉
則至大哉一乎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若王先生者可
謂不惑於殊塗而獨據同歸之會要非應休期而號先
覺者其孰能與於此

易圖

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今吾無身吾有何患無身者復於大象之無形所謂易無體也深明不獲其身之旨於良見之身良一也有向背之異耳向明為身背明為良向明則動而身斯顯故有夢則有身背明則止而身斯泯故無夢則無身有身之身由逐境故隨起而隨滅無身之身由復本故萬古而常存蓋向境則旁行以適變背境則正位而體常故曰良其止止其所也又曰蕪山良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夫謂之真君則固應有位有位則固應有所皆從古則然非人有以處之也自然而已故無定所之可指特名義未立之初已兆是於河洛之圖書是為成位乎其中而本位本所之身心皆本來者人狃於所見以其所見者認以為常不復

體認其本來者徒認今之身心而安於隨事物以止之偏位知道者審其如是以正位周徧不可直指於是特戒於止非其所思出其位止非其所乃有定所之可知思出其位乃有定位之可名則凡有定所定位皆一曲也繫于一曲乃有自私之身心於是擾擾萬緒起且轉徙於出沒之途由有偏重之私心即繫於偏位而有我既有我矣雖世之所謂甚美者皆不善也有我之原皆自人心初因偏重而出不知並作則觀復以體反身之良遂至迷復而執此身乃與真體隔取而麗著以至我繫彼所彼留我室向之虛室今已茅塞而不得主既易其位迷不知所歸眉睫之際彼我遂分有我則勞思厭其生乃至釋有以趨無物之所離世異俗以規苟免終

不能適殊不悟有身之為患由止非其所之為累也正
位居體則身藏而體妙身藏則見大體是為大象與大
虛等列子曰易無形埒而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蓋無
埒則無形無方則無體凡麗一曲皆是有方凡涉有方
皆由有埒兩端無繫賢愚無忘即居正位而無方無體無埒
無形故易之妙言無取無繫而得藏身之道者也神猶
火也藏諸木石是本位本所即是本體故編體皆是且
無自焚之患是諸君大明之本也變乃成離其麗諸有
如傳於薪其藏諸無如宿於仄既有定體實所必資人
事以處之則處之無由得所也空有析而為二矣唯明
者重光莫麗則必常麗於正位而體亦從而不貳聖人
於剝則順止而觀象見象則身安於所歸而忘身雖剝

膚何畏而大羞亦不足嗟矣以得其所止復本而休息
其應感而出斯不迷復而真體常混故剝極而碩果出
生乾之實剝盡而見盡有天循有照而成性具存所謂
見乃謂之象於是向之五陰能為吾患者今反如貫魚
之宮人以承其寵而又聲色臭味之品皆所輔吾之和
而養吾之性此獲果得輿之効也宮人象貫魚言有次
序如逆旅之妾惡者貴而美者賤乃反黜其美猶是避
涅非順常理而無繫也聖人動也無妄一任常理之自
然夫人品高下天所為也吾何易焉自平足矣若以惡
者居上美者處下彼既易位我豈能止不止則不安惟
危之心也夫易所居而安者也安於其止止則無我倒
置則心為不平故不止不止則有我大象包括無外為

萬象之帝莫非我之真體處彼非其所即是處我非其所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蓋彼不得所我亦不能自止也如是必使愚智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在我者斯止得所而和平矣止則無我在寤為無思在寐為無夢不可知也知則已判乎夢與思離而貳於真體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所以神窮而合於無莫知神之為無而無之為神為不貳矣乃能化出萬有而變化自如故止乎其所不能知則至矣達者唯審夫既止其所則是已復正位此時皆無所繫昧者乃以偏位修起之變體認為真我不復察夫有貴於己者於是遂加修為苦心勞神擇位以處而愈不能適殊不悟真體自然不假人事一任至理無施不宜學者不見大全因為

此圖以明有我之機庶幾可指諸掌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四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五

安正忘筌集七

黃中



智慮外通所見者在彼故知人者智黃中中通所觀者
 自性故自知者明所見者在彼體亦從而與之旁行所
 觀者自性體亦從而居於正位謂之黃者土之真精含
 萬物而化光者也精神大全內外景備於火為君而光
 之本是為地道之光故其色黃麗乎外則為黃離以變
 乾為離來自外而外照歸其明復為黃中以地道之光
 根於中而內照黃中內照自見而非見彼無所蔽而洞
 徹無疑是謂清明在躬以之察理則觸類而長六通四
 闡萬理盡解而無所不通中既朝徹不疑所行故神德
 行之所詣是以真體常居正位故君子黃中通理正位

居體而與太易融而為一矣坤歸藏者也正位居體身
斯藏焉如龍蛇之蟄矣故正位居體則體妙偏位居體
則體變正位自乾坤未成列天地未定位而所謂神帝
者已居焉涉千變萬化而正位則一定而不易者也是
中宮之虛位真君真宰之所歸宿而為妙體妙用者也
必於坤六五明之者本冲氣之精於精神為大全中正
之至者也推此故五行之土五色之黃五聲之宮五味
之甘凡此類所以各奠於其類者由真君之正位以類
而旁通故也黃中通理以達其本聖人之所以造上達
也正位居體所以歸其宗聖人所以未始出吾宗也雖
然非偏不足以成正非變不足以體常然則正位其定
居偏位其旁行知正之為常而有歸知偏之為應而能

反則出入無不可而均為無妄矣偏位隨所變而有不
可既也私見取焉所取之物得以入而後我則體亦變
矣是不得主乃為物役而以妄為常也蠢蠢者舉皆累
此非真一之不迷復者也然則偏位乃旁行之次可經
而不可處經焉以酬酢萬變而成正位無為之功惟其
可經而不可處此常久之象所以取諸雷風以成立不
易方之正蓋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水陷於坎火麗於離
山止澤聚皆有定體唯雷震之疾風行之迅經物而不
留定體則休息於無方之方聖人所以於立不易方取
象雷風而謂之常焉夫大方無隅神帝之舍長子同德
不遷偏位以其一也雷風皆動則有止則無有鼓舞之
神功無麗着之實體震為長子巽其合德者也長子傳

正幹盡而克家其運如此斯為妙用所過者化故能旁
行而不流所存者神故與妙體而為一以會於神明之
舍矣夫神明之舍專毓神明不容留物物其所治非治
我者豈容其入而留於神明之舍哉物所以得而入者
蓋有以招之也由不自見而見彼乃有取焉唯見彼則
我留彼所不自見則彼留我室室之虛則無所不燭物
既留則無所不昧虛則專毓神明實則專填事物事物
為主則我反為役向之至貴者已杳隔而區區者化為
奴隸而罔覺可勝惜哉非特常人如此雖甚聰明者亦
有此患不自立正位而為大丈夫乃甘與物役熱熇火
而寒凝冰為孰使之殊不悟其見彼而彼得以入神明
不毓而明者已昧夫歸其明以熄見而為黃中之學問

不用則茅塞其心神明豈來舍哉故入道在熄見熄見
則不見彼不見彼則自見故利用出入皆鑑知豈取物
而反以物易已為其所役哉孟子所以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以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
正位也正位神明之舍至聖之大寶是謂皇極尊以御
物莫不賓服是以物不能易夫是之謂大丈夫豈倒置
失位而不得主罔於或使乃反不悟而以客氣為剛勇
哉

虛中

聖人之學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皆足以顯道故黃中通
理而無所不通是以物格而知止理窮而性盡而所謂
正位居體者無一物不足以見焉如龜之負圖則坎一

離九震三兌七乾六巽四坤二艮八其數皆相合而成
十獨虛中宮之五為妙體以起妙用藏一而用八卦焉
故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著應天地之數而止於其用四
十有九乃虛五以位真君虛一以當真宰其數之備見
於洛書出數之五與一居中虛之位而以大方體之為
天下同歸之所反本者於是乎休息斂萬為一不見有
餘體混而已散一為萬不見不足體分而已誠以虛而
無際故無所不包亦無所不貸及其用也皆居中者不用
而寓諸庸乃判於一而致用此其所以獨神也著龜洛
書之數皆天五沖氣居中而真一用之以與神遇至於
手之捉足之行口之言形之動凡此皆於用處有中以
默契乎神而其機適相會也移之於解牛承蜩之類

凡技之精者率多用此況知道者乎為百姓者特日用
而不知耳真一之用皆用地道之光離明固以此寓之
於日自目視之餘凡所以默辨而動契其機者無非內
景之清明者從而致用此中宮之虛明所以為至而天
子之光所以在於皇極也沖氣在中故土居中宮而戊
己屬土坤以類行位亦在五行之中故坤屬土其位在
未為中央故其季辰戌丑未皆屬土其真精則位中宮
之虛位以命萬物故無一物不虛是焉如兩端則虛中
四端則虛信其數一二三四而成十則虛五其時春夏
秋冬而成歲則虛中央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中宮虛位名義未立超出形數真君真宰於此乎運造
化者也自兩儀之序言之則此當三自四象之序言之

則此當五蓋由太極含三太衍餘五皆謂沖氣也天地
設位於上下而沖和之氣居中而為人故人實擅此是
以三謂之參五謂之伍三則以人參之故為參五則以
人伍之故為伍天地之性人為貴宜其擅此所以能變
化成萬物也虛所以用物故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
車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以至若動若
植若顯若幽莫不虛中宮之位以無為而虛一以致用
也虛不可以測度故正位居體所以為藏密謂復本也
正位居體則其體與太虛等故其利用出入皆不外乎
太虛之室而未嘗有我否則麗於有方眉睫之際彼我
分矣

正旁

學易之要正位居體而已唯正位居體者為能旁行不
流故真一日應萬變而未嘗離乎中虛之位也然正位
無定位之可指自有皇極之會歸而言之則宜指曰正
位旁行亦無旁之可別自有理事之束後而言之則宜
指曰旁行正位一而已至聖之大寶也利其正而求歸
焉則偏矣偏則有方是以宜覺君子唯悟其偏而反焉
知反足矣自然止其所是謂成位無事察察然省其為
正也正與偏俱不可廢也特以正為常則舉皆常矣夫
物有所緼發而見乎外則為甚美之華人有所緼發而
見乎外則為甚美之行唐棣之華物之有所緼發而見
乎外者人之美行猶是也然正以平故止偏以側故行
既偏矣雖美必知反焉斯不失歸藏之密者室則藏密

之所也是謂正位學易者首當明辨正位而又審其已居正位之時於此保合大和養之而已修為人事不萌於其間明而不能至者有矣未有不明而能至者也明已而又至焉止乎其所不知矣始能契無體之易無方之神至無體無方矣合內外窮高厚皆一體又奚正旁之可名出入之可跡哉然則神無方而易無體而已至者言之也正位旁行為方至者言之也此學易之要宜深論此

位尊

易無體彰之者乾坤也所以為易之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則不疑所行乃詣夫成位觀天地設位乾坤成列

則行乎其中立乎其中者已不言而論可灼見夫成位乎其中矣易簡稱賢人非賢於人也不居其聖耳成位乎其中是乃正位居體者也真君無為常不用而寓諸庸故必退託於虛位未嘗先人者也是以其德則稱賢而不稱聖其卦則處坤而不處乾於服則言裳而不言衣於數則居六而不居九然成位乎其中則立天下之正位茲所以為皇極也尊莫加焉人以其尊之至而聖道之極致也固有歎其不可階而升至公孫丑則謂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道雖若此而位則居中天下同歸德則簡易一以該萬易所以無等而至平有足者皆可至特不可階而升徒困於等級耳儻未觀易簡之若此則起歎羨之心乃至超出事物之表以求之於是

循階歷級而進焉然以不見道而賢者過之故終莫能與之俱也故有亞聖之大賢而又有上賢次賢又其次則等級不可以悉數而謂之某賢於某若干既有等差易斯變矣皆慕高美之過也於是易者變而為難簡者變而為煩此大道所以不明而聖傳所以不屬也遂使後學乃謂宜若登天猶不可及況易簡之甚邪聖人絕類離倫一何簡易之若此是使入聖之路所以卒至於堙沒皆不明之過由照非黃中之患也然則高者特高而已非尊也蓋高者等級之崇而尊者乃自然之成位非人力之可能也高者以等級多而位衆故不尊而自然之成位則一而已無為而生萬物至一而惣群動茲所以獨尊焉尊無二上故也此真土之精中緼君火具內

外之景而無生滅者也生生之易如斯而已過是則位雖高終不與此愈用力而愈遠矣學者安可不深明易簡之理得易簡之理則高美之道舉積此矣知學道而不知明辨正位非善學也

一家

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聖時之盛也論者每以車書混同無異區為天下一家億兆欣戴無異俗為中國一人是知聖治之成效而不見聖人之能事所以致是者雖復詠歎其功美無補於求治也聖人非有他術特洞照本宗知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塗殊於所由不殊於所歸同歸則宗一室吾見天下本一家也慮百於所思不百於無思無思則均一體吾見中國本一人也

衆人徇私而自蔽見有用則彼己不通不見不用而會
歸則一每每自徇則雖父子猶有為豺狼兄弟猶有為
參商况他舍外人乎聖人深探本源灼見要歸用雖以
一己為我不用則萬物皆我故一日克己復禮而用已
藏則歸一本矣本正而未隨則天下歸仁得所同也所
同在此是萬體一體而聖人以天下身受天下訓故均
以一體待之休戚一焉是謂踐形由是樂民之樂而民
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而民亦憂其憂憂樂不以一己而
以一體視天下此天下所以一家中國所以一人也蓋
無體者摠衆體不形者統萬形無體之體不形之形是
乃真君之妙體唯聖人見象而與之為一此方擅其大
全彼既裂其一偏於是訓皇極而作父母主至一以摠
群生推之於天下所以為真主而其成効如此也

文象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則象者無體之體是為正位之妙
體居天五之位任八卦之中焉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是
天五之尊位寓於真一之妙用故爻為重五以明其為
時中也故其時其位皆天五虛中之妙體託之於妙用
此其所以前知而獨神也其在人則凡作用處莫非天
五託之於妙用其所用處皆有中焉以為儀則而默與
神遇然其機密庸所以百姓日用而不知非特人也如
器之有四營者沒於水則其中獨不濡爨火而大沸其
臍獨不熱水割其中以容萬斛而獨能浮金窳其中雖
體至重而不能溺凡以虛中之位出乎形數者用焉故

其神如此况人居三極之中擅冲氣之大全盡人道而與天地參復其中之成位乎夫易所以至神者由爻象皆五而五為君位焉故曰易者中也象不言五以其因而重之爻在其中而爻為重五則象居五之正位而為妙體則其為五可知矣大體無物不出於易凡有貌像者若隱若顯皆於此稟受天地雖大未離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體所以物物皆是苟為既達則物物皆足以明道此聖人明道所以由蓍龜也

君火

八卦皆重而成如震但言游雷坎但言游至雷與水無二體特繼續不絕耳唯離獨言明兩作離以火有二體妙體不用而龍明坤之所以稱黃中也變體致用而外

照離之所以為繼明也故六氣有君火相火焉君火當坤之正位是為少陰居真土之宮為冲氣而為氣之母以孕至精至神具內外之景而未用以無為而寄位於辰辰土氣之所聚也君火為之主真土為之位融而為一而光之所自起坤所以含萬物而化光而土所以為萬物元居於中虛未立名義之所非有實位之可指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君火不用而寓諸庸相火致用而性有所麗以有所麗故其卦稱離離者麗也以出而有體則必有所麗矣有麗乃成其體而有麗之性非正則窮於為薪故重明則不可不麗於正是以在人有道心有人心道心甚夷常居本位易之正也人心已偏常繫一曲易之變也無思無為其藏至密非智慮可及於名

義未立之所唯歸其明斯合為一明歸而中自朝徹則見之竊竊然知之君子牧乎則固矣知止乎其所以斯復為一矣以偏故變於偏而覺乃克知反惟精惟一斯復成位乎其中則麗於正昔君文武重光莫麗所以相傳有在於是

自然

沖氣常含和生生而不自生故能長生孕真火而不麗着用其光復歸其明故能常明此皆有自然之成位其由此而出者亦自然而復不俟人有以處之正體居自然之成位融而為一其常生也真土為可名其常明也真火為可名要之常生者常明常明者常生是以黃中通理為常明矣正位居體為常生矣二者必相須也而

真一妙用出於妙體不即不離其致用也亦自然藏用略不容人事一涉人事反為藏用之疵本無思也而加苦思本無為也而加修為本寂然不動而每蹈乎動之機易道變矣於是無麗着者變而為麗着無生滅者變而為生滅是皆未諭不習之道故不知中庸不可能而反贅以人事之過也學易者無他唯當見正位之體而已正體與太虛等所謂易也直寓六骸象耳目而已至於遇事而變象呈於圓鑑之中而出示於容色之間乃麗乎今之身今之身乃變體之所示也未用之前自與太虛等以喜怒哀樂未發而在中者未嘗動也直苦不自覺耳以誤認變體為正體此其所以迷復也大體聖經皆有要旨如詩之思無邪禮之母不敬皆可斷以一

言而易為天人之書無不該貫尤當識其要若論黃中通理正位居體則易道幾無餘蘊見正位之體即是大象所謂天下身也同歸而宗一體矣此自古以固存者存存而不忘足矣無生滅者也生生之易有在乎是皆自然也一涉人事適起生滅之端可不審哉

知至知終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此名義未立至理具而未形之虛位故不可以識識然至非不可知也至於至之則非知之所能至也終非不可知也至於終之則非知之所能終也知至矣而又能至之聖人神德行之所詣也知終矣而又能終之聖人顯道之極致也神德之所詣不可知也默而成之耳惟默而成之

則亦默論乎動之微矣故曰可與幾也顯道之極致不可知也默而識之耳惟默而識之則亦默論乎義之府矣故曰可與存義也唯知止乎其所不知則二者無進理事俱盡心性亦盡而無餘蘊矣至此則體同太虛心還太極何哀樂能入哉飲人以和正容而物悟矣夫何言哉

不習

麗乎形者終於壞而大象為無形墮乎數者終於盡而天五為出數惟出乎形數此所以居名義未立之先非智之所能知非思之所能至若是豈修為之功所能逮哉故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不習無不利者地道光也光既內融正位居體宜熄人事而貴不習此而習之適起

疵病故習之於無事之先是迷而失道若已適偏不可不反唯後順者乃為得主而有常道之至要悉摠於坤人法地者其在茲乎若夫地法天者天成象地成形坤至靜天行健故也天法道者道常無為天則無為為之者也道法自然者人跡泯矣後來若是而已矣此一事也自有次第而備言之則如此人道盡則畢備矣入道以法乎地者為始至道以法乎自然者為終耳大體坤作成物不先造事若先造事亦違坤德

一貫

沖氣未見之氣為氣之母孕精神之大全以緼天下之至變由是而變則判為陰陽生為水火皆分為二唯精神常合為一故精神之運未嘗相離以有用不用之異

強名之神從精則藏精入神則應從精而藏於數為一而二實存焉入神而應於數為二而一實寓焉其應其藏未嘗不貫乎三異名同實常不貳也藏用致用之項而精神之理具矣精神為水火之性水火為精神之物謂之精神則一而不離謂之水火則判而不合判則兆於一故一為形變之始一生二二生三三則離而為萬物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則析而為萬理然貫三者居一二之間而與之參者也陰陽分而沖氣在其間為真一之全體貫三為一不離沖氣其體常混據會要則離為萬物析為萬理者此皆摠之天地之數備於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成之行之者於著見之著備天地之數所虛者五與一出乎數而虛之所以致其

實用幹造化於無形者也真君無為寓諸庸於真宰顧其成效皆真一妙用之功而四十九數麗於有乃真一用之於虛不知所以然而然其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昭示為萬象成形為萬物其多不可既而以其多者號而讀之每謂之萬者莫非真一之體擅其全而此常貫三圓乎此者各得其偏也一麗乎體於是認而有之役於殊塗不見大方乃自徇殊而不復反本是其不免於轉徙也聖人達本每據會要以觀方來不離環中以應無窮通於一而萬事畢乃以一而知萬也夫子之道在於一以貫之者如此然真一出於真君而宰其事者其義則取諸長子要之合之則同離之則異蓋真一之用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時也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五

所謂真君者寂然而未嘗動也此其名所以不得不異若夫非合非離唯一貫者盡之聖人深於此故常蒙以養正乃戒於雜則多多則擾所以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六

安正忘筌集八

地類



天五者真君之位真君者真土之神以其德全真土故以數言之則五以色言之則黃以地言之則平以位言之則中正以道言之則公以德言之則直方大而至靜柔順而沖和含洪而光大簡易而坦夷以其含洪是以著德圓而包以三卦之德方而包以四圓者動方者靜故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然天高地下者據人所見如此也而地實位乎其中自日之行以觀之明入地而夷是日之運乎其下也明出地而晉是日之運乎其上也日月星辰環衛乎地於其中是其正位所以為極尊焉茲謂成位乎其中而坤自定位而言之則亦居

中蓋土為萬物元所以君同類西南坤之定位也故得
朋而以類行帝出乎震震起也居東方木之位為長子
以先諸卦至巽則木成而巽火故繼以離火生土而坤
繼焉土生金於是繼以兌與乾皆金也金生水而繼以
坎則五行畢矣艮則成終成始而獨立非以類行者故
坤在西南本位則得朋東北艮位則喪朋西南則統類
而居中東北則相合而成剝剝則剝之剝之為無咎所
以剝去五陰之類者也為喪朋焉喪朋於一時之事雖
不利至獲果得輿則終有慶矣

大正

明則虛虛則無所不包故能有至大背則止止則無所
不畜故能止至健大者乾之體健者乾之德有至大止

至健非小者之所能惟先天地生而至大不麗形數者
為可以與於此故於大有曰大中大畜曰大正如坤黃
中正位乃大中大正也而不稱大蓋黃則尊莫加焉以
其獨尊而大則不言而諭矣真君退託而位乎坤故避
此也今此稱大蓋猶大象大樸之類明其在未有象樸
之先既有則麗於一方率皆小矣以其肖之所以似之
而非也楊墨之行非邪也以其有取乎正則不足以得
正孟子所以欲息其邪說子莫所執非偏也以其有取
乎中則不足以得中孟子所以又惡其賊道蓋以不居
正位於道皆邪不歸皇極於道皆倒如是者久假不歸
以自表裸人莫燭其非有歆羨而效之陷天下後世流
於小成終不曉正位而歸焉其為邪而賊道所害豈不

大哉苟出於大正矣雖若舜執其兩端固無不可也苟出於大中矣雖若禹之偏枯亦無不可也正位既在所安居則旁行亦何所害哉正位既終以迷復則取正又安可得哉舜禹無取而自得是上德也所謂苟得乎道則無自而不可楊墨子莫有取而得彼是下德也所謂失焉則無自而可正出於中而正位神帝之居在天地未判之初中為太極在乾坤成列之始人能正位居體斯復其初而大中大正無得之矣

文德

大小畜皆畜乾乾天也天為空中之細物有中之最巨者天在山中是於有中則見其大風行天上是於空中則見其小大畜則畜之者小受畜者大小畜則畜之者

大受畜者小聖教莫先於文行而前言往行之與文德未可以差殊觀也大畜言多識前言往行則為大自有中而言之也所畜如此則已大矣小畜言君子以懿文德則為小自空中而言之也所畜如此猶為小焉蓋文以該衆理衆理錯綜於天地之間故唯文為能經緯天地是理義猶囿於兩儀之間也空無盡而文有既受畜者止於如此所以猶為小焉蓋天地雖大猶未能無窮者也聖學終於知終終之可與存義義存則無義而理亦窮矣理窮則非理之所能該義存則非義之所能與而性與心俱盡以大而畜小彼囿於兩儀者既小而文所不能貫矣聖學至此忘言忘知其體始與太虛等夫是之謂終然則懿文德在天地之間則大出六合之外

則小彼察察然矜智慮於理義之間豈聖學之至哉聖人知終而又能終之以至存義則非特天地之間能事畢矣而六合之外亦無餘蘊是則其有知也則亦六合之內而已其無知也則六合之內外無盡矣

師

荀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夫師無他以其於道為是是以非我而當然則師者師其是而已矣以為是而謹守之所以肖之而小天地肖易則已小人肖天地則又小如珠之肖月則又小是不能用其師而為師之所用乃墮於形數之內所以上達者用其師而不用於其師孟子願學孔子故未得為孔子徒以私淑諸人孔子當仁不避於師所以賢於堯舜師徒能使人向己而尚離

不能使人自向而尚良既向則忘反我繫乎師而師常留吾之曾次彼此易位則何以能中行獨復是則獨有之學超乎象帝之先非肖其師而墮乎形數之內者可至也孔子學易莊子之徒師雕刻衆形者是皆師造化也至索其隱後造化而不後於造化則亦何常師之有後造化之道則當先歷試於能移我者而因以觀其機焉機既洞然不匿厥旨然後能後造化如金也天地清氣之所生其所自来本清氣也至取師則不師清氣而師於火以火能克我而勝之動為所移而鑠也若經百鍊而火自銷金不亡是真金也其剛可以後造化矣剝極而碩果出是剝者聖人之師也夫嗜慾為億性命之尤者是必有至機焉蹈其機而不悟者乃所以致億者

其機而無隱者皆所以致養能使億性命之情者乃若
貫魚而在宮又承寵焉而無不利則能億人之機已廢
矣非碩果之至一不可泯者豈能與於此碩果混然而
成所以別異於常果常果俟種植栽培乃成碩果則獨
成於天矣剥極無我遂見也然則孔子之學在磨不磷
涅不緇非遠於磨且涅也何則磨涅乃吾師磨涅而尚
磷緇則可乘是而觀其機至不磷緇則是至一不貳斯
斯能獨運造化矣然則有繫者皆蹈磷緇之機見熄則
無取無取則無繫斯不若匏瓜之有繫而有區區之小
已則孰為磷緇哉造化之機者如斯而已如是乃能
用易而不為易之所用此聖人用其師之道也貫魚論
爻之五陰蓋聲色臭味之品各五而宮人之品亦五皆

嗜慾之能億性命之情者如是者皆薦天地之和以養
吾性命之情而常和斯為碩果之効非用造化者未可
以與於此碩果復能生乾豈非性命之至大者哉

咸感

人之大患在於有身故良為人道其爻則兼明乎一身
咸以艮為主又以申明乎妙體而為窮神之道良向為
身身背為良良既背矣無可言者唯身泯而神得安宜
休息藏乎正位故謂之止夫屈信往來則有可蹤跡自
利用安身以上則進乎是是未感之先也其曰過此以
往謂進乎是者也其要在未之或知未之或知神斯窮
焉合於無矣是其所以為良為咸也良之要在不見其
人咸之要在不見可說故良之旨在乎良其背咸之旨在

咸其晦謂不見也皆所以深明乎見之熄夫達道之士
唯務自觀不務見彼以其務自觀是以順而止之所以
觀象以其不務見彼是以不逆詐不億不信夫逆詐億
不信之人其心唯見其人而已不知自省由我之不平
惟平則復正位斯為天地之心是以至先覺不平則動
皆等差之見是人心而已其何能覺哉不逆詐不億不
億則不信者吾亦信之而在我者平平則正正則覺此
其所以稱先覺也惟其如是故智愚賢不肖並觀所以
至中庸不見其人所以不獲其身不逆詐不億不信所
以稱先覺其旨一也機在見之熄耳夫見熄則不見彼
不見彼則自見卦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見彼不自
見之患也而象以為未光大蓋光則大暗則小方其天

下同歸歸而一致則正位居體矣惟不自見所以不悟
故昧不見泰山而細乃察秋毫營營徇物而汨於殊塗
之百慮動則又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達者視之不得不
大警而救其溺也是則黃中通理者正位居體而橫目
見光者自徇外面此不貳者所以擅其全而貳者所以
裂其偏觀體之小大貴賤則其人不可度矣聖人既安
於同歸一致矣由是而思思亦無思由是而為為亦無
為常蹈大方不震一曲則併二而不貳其為物也不貳
則其生物也不測茲所以同乎造物則是正位居體者
超形越數而自徇殊面者出生入死自見之與見彼其
相遠也如此重光之際可不謹哉聖人窮神知化而為
德之盛者無以尚此乃自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發之雖

觸類而通要之不善者亦吾師也知見一也均為人心
見熄則知亦熄矣故艮之背咸之晦皆知見熄之象也
及其向也其說也則知見起矣知見之起皆由兩端之
偏重而有去取者也然則兩端有去取是害道之尤者
夫子叩兩端而竭焉乃在於無知欲深論此安得不熄
知見哉易道至此忘言忘知窈然藏密而獨棲息乎本
位本體如其初矣至是則神窮神窮則合於無而萬有
不能累矣夫合於無者神之息也合於有者神之應也
既息矣莫知其所雖陰陽不能測以無方也無方之方
是謂大方大方體之與太虛等神猶火也藏於木石是
成性存存也今指木石曰此火也有在則自焚矣豈所
謂成性而火果安在哉火性無乎在亦無乎不在此之謂

正位特在其中而已及鑽之而煙飛擊之而光發則又
隨所感而應焉本無乎在亦無乎不在特隨感而應故
謂之咸咸周徧之名也私身則泯矣是其體與太虛等
也神窮則不可測矣唯以類感則以類應故彰往察來
而微顯闡幽以化出萬有為可知焉是真一之妙用此
而有應則可知也神窮則不可測所可知者化也以一
知萬而萬有本一體也一在木下為本是歸根復命而
合於無也一在木上為末是分枝布葉而散為萬也合
而歸於無散而麗於有共此一耳深明乎一之體斯不
貳而窮神知化矣變化者神之所為知神之所為至矣
學而至此既能真之以未之或知又能照之以無所不
知斯為德之盛而莫加焉後之不明乎妙體之本合於

無矣不可知也而乃竊竊然知之殊不悟既知則已在
變體而貳矣反有私己之為患是非善觀其後也惡其
為患而思屏去之譬猶宿火於灰自以為藏於密矣不
知出則燎原以人者藏之非正位之自藏者也窮神斯
諭真君之妙體與真一混知化斯諭真一之妙用由真
君出真一妙用感而遂通千變萬化不可致詰所可知
者類感則以類應是至理極於象類感應而已茲下經
所以首感也

大小畜

物之相緼固無定體天地至大也然亦空中之細物有
中之最巨者易在未有形氣之先已緼乾坤於其中迨
既有太極而生兩儀乾坤成列乃緼太易於其中則物

之相緼豈有定體哉固有小而緼大亦有大而緼小而
其卦小畜大畜所以皆畜乾也艮為山以止靜為德止
靜則內明剝所以順止而觀象也止而觀則靜中乃見
其至大者今有為渾天者必有一天昭著於方寸間於
是其象已呈然後微顯於中闡幽於外而成渾儀焉是
天在山中也大象之含萬象順其類感以彰往察來微
顯闡幽而化出萬有均是一理非有天人之異見而為
象形而為器物莫不然天在山中特舉其大者而小者
可知也各有儀則無微而不然山敦實靜重而善藏者
也自山而言天則知天在山中所畜者大故為大畜是
有中之最巨者若夫風則神之在天者固無實體而以
無有入於無間由無實體而觀是知風行天上所畜者

小故為小畜是空中之細物也然則大小豈有定體也
相形則見之耳天在山中大畜惟能止而觀象者見之
風行天上小畜惟即空而觀有者見之

神德行

聖學之要在顯道神德行夫艮為門闕神所自以出入
者也向則為出出則由震之大塗然當慮於有身而萬
緒俱起背則為入入則復坤之正位故不獲其身而一
物皆無神合於無則安定休息而莫測其所藏向而未
嘗不背應而未嘗不寂唯神德行若能之神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者也神德行則默而成之於向背之頃耳夫
何言哉艮所以思不出其位是謂復也見天地之心矣
天地之心以為心太虛之體以為體生生之易如斯而

已學易而不務神德行乃獨以知識察其理是妄意也
非灼見也雖或偶中猶是見彼沉不中哉雖已灼見方
是顯道猶待神德行始得所歸沉循文索理而已徒勞
而無補是以易書之傳於世也久矣孔孟已往道浸不
顯知識至此而愈迷猶槓填索塗冥行而已安能燭所
歸止其所而有所詣顯道有要即正位而歸其明則向
之變而為黃離者今已莫麗而復歸乎黃中以是而觀
焉是謂黃中通理涵養既久方寸朝澈及其通也觸類
而長則隨所觸而通至於天地無餘機前聖無餘蘊又
奚事智慮搜索揣摩以辨認哉聖學在神德行必先顯
道如燭之照不疑所行然後有所至此所以正位居體
而正位居體所以由黃中通理也然則成王之初群臣

進戒以學有緝熙于光明則曰示我顯德行而易則曰神德行何哉蓋自用其光復歸其明言之則宜曰顯德行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言之則宜曰神德行而其實一也以用也歸也不越俛仰之頃耳與日月合其明相推而生焉是謂緝熙于光明而其所以緝熙而無頃刻之間者乃在於神德行蓋用其光復歸其明之頃可謂疾且速故曰神德行

筌蹄

造化以至機後萬物墮其機者出生入死轉徙於無窮其機甚神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有至神者乘其機而還以照其隱又還以其機後造化而不後於造化故我常無為而坐觀天地之勞功造者不得不造而化者

不得不化也達者露其端世人宗其說其在中國者曰孔子曰孟子此外又有老子莊子其自西域而來者又有釋氏其在六合之內蓋不知其幾國莫不各有先覺以立其極其為師蓋不知其有幾其在中國顯顯而可知者如此其晦而不顯者又不知其有幾如韓文公書毛十八翁先知若神而其學則既不由孔聖道亦不由釋老教其自通悟有如此者非特人也靈龜負圖曲盡天人之賾而又千年五聚問無不知當其聚也必有傑然者為之師如此者又不知其有幾非特動物之有知者如著產於地其德則圓而神其數則有大衍非有聲音之相接特以神氣之所感如此者又不知其有幾動植皆爾況於百姓與能者乎聖人以天下身受天下訓

以為有師則此類皆吾師也是以孔子之學三人行必有我師而前聖之學凡在天之有文者皆可觀地之有理者皆可察而又及於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天垂象見吉凶聖人效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之於師無所不取者如此蓋無適而非造化之機也而莊子之書又謂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所以師造化也師之者正欲觀其機觀其機至無餘蘊然後能役造化至此則昔之所學皆筌蹄耳有師者皆墮其數內雖肖之而細非所以超形越數唯至於無知未之或知而知已泯良其背咸其晦而見已熄則歸於無極至此則凡流於言語可以傳授者皆筌蹄耳如

此則用其師而不用於其師獨往獨來而獨有則雖先聖之言亦假以修心耳昔人以先達者立其名傳其義遂使後世循其名失其旨黨同伐異紛紛不已嗚呼遠哉上達之道其旨在於得魚兔而不在於守筌蹄凡屬名實而有說者悉為筌蹄苟為可以得魚兔矣何筌蹄而不可用苟為既已得魚兔矣何筌蹄而復當守顧所得之大象其中之所蘊至矣之盛德大業觸類而通日新而無窮用之不知何時而竭也如此者是真能用其師而獨有矣夫惟師不能易則超乎形數之外可以運造化矣

無大過

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人至學易始與天地並

故消息盈虛動以天行嘗即天之行而觀之春秋陰陽之適中無過者也自是以往陽浸長而至於酷暑陰浸長而至於沍寒亭毒更用豈得常若春秋陰陽之適中而無小過哉聖人以中庸為本以時中為用以其道參其時而折衷焉始與事情適稱方折衷之時抑揚損益豈無小過也嘗謂聖人有小過無大過賢人有大過無小過賢人趨高而指下取長而捨短能為人所不能天下之美皆在己惡有小過也然道之不明自賢者始道苟明則小過庸何傷道不明則害及當時禍延後世陷後世之人背正理適迷途其所感召則天反時地反物妖孽生禍亂作每每不可救者其原皆自賢者恃私見暗大理之所致也自處於過人之地以所長表襮於世

使天下學士大夫歆豔而影從之跋仰而不知反芸人之田以至思出其位背本迷復曠正位而不居入邪途而罔覺行雖美如唐棣之華偏必知反始得所歸儻不知反適為中庸之罪人雖有大聖復生猶未易救其失其為過豈不大哉聖人道中庸居正位以先覺覺後覺矣由是以應至變損益以適時之宜其有小過非聖人之過也是自然之理尚消息盈虛而以天行當如是也學易者唯在志平而一視焉非為賢不肖智愚而有取捨用能不滯兩端常復正位而道中庸得主有常斯入聖人之域易之正位其與中庸異名而同實道中庸則舉無妄作豈有大過學者期無大過足矣奚取賢者之無小過而等楊墨之流貽禍於天下後世哉人與天相

應人心復正位則天心復正位否則緣類所感從人而
變故天之方難天之方虐皆由人也聖人宅心正位而
天地之心正故皇極之敷言而帝訓之然則由聖學以
適正者可有毫釐之差哉夫聖之與庸性本無異同歸
則一百慮自殊故所以異者特在迷悟耳本末得序之
謂悟本末舛逆之謂迷得序者復本以應末舛逆者逐
末而背本繇之強也以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而禹
之興也以天錫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所謂攸叙者初自
五行以生五事而五事則由思睿以至作聖既睿乃可
燭至機故自無偏黨而歸有極既歸有極則可自皇極
而用三德皇極以正位居體由皇極而用三德則體用
一如本末有序無相奪倫是謂攸叙此其所以為神禹

也進此道者唯在明悟不在知識明則自見悟則非夢
故悟者每休息於非夢之域以為常即是皇極而以
為循斯須非夢之域無方無體儻不自見則認有方有
體者以為常則客反為主本末舛逆所以迷也知識所
以見彼纖悉開析宜若有得隱然盡備而不堪實用特
人心聖說耳循文索理亦困於此而學者但當知堯舜
與人同則知智愚賢否舉相似不足以相遠齊其二者
乃入中庸若但論堯桀之是非則生取捨於是畔援歆
羨之心起雖日誦堯言行堯行固不失為賢者然是堯
而已矣終肖之而小以流於小成而道之所以隱也蓋
堯之心雖後聖復起不能易堯之行適當時之宜而不
膠失其心而羨其跡非堯之所以為堯然則允執厥中

自孔子發之真得堯舜之心而盡祖述之懿得其本則
末亦不廢特由其序故不流於末所以悟耳

樓抄本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六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七

安正忘筌集九

言行



成位乎其中故有盛德之至明足以燭甚微之理大業
之至富足以給方來之事理達而為言事舉而為行言
行有常豈苟然哉抑有自来矣故言必先王之法言行
必先王之德行是則言行容有出於非先王者又在於
多識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其德也夫葆光天府其畜
尚矣前言往行之所自出又還以畜之畜之大者唯大
正為可嘗謂中正同出而中在兩端適等混而未判之
先是謂太極太極含陰陽而未分陰陽之理具則有動
靜一有偏焉靜而麗乎至幽則為陰動而麗乎至明則
為陽自生出之序言之則陰為先自可稱之德言之則

陽為明陰幽故為小人其道邪陽明故為君子其道正
要之際以大中之道則均為偏矣以未出於正也賢者
無所不擇必取夫正然已與邪為對代矣對代則迭為
賓主正足以勝邪而邪亦足以勝正方其當為邪之所
勝雖強矯固執亦必變矣力出人事有時而盡盡則正
復為奇以對代者必變也剥自乾陽為陰所剥初爻二
爻皆蔑正凶以為陰所勝也正必大正以其正位居體
則超乎形數故能旁行不流而物不能勝若利之而取
焉則亦小矣故剥則蔑焉以不可以磨涅也如剥上九
一陽在上獨尊而能勝陰故剥極而健體獨存以本非
可剥者也是謂大正不涉對代故可以化不善亦可以
止至健此能止健所以稱大正然則太極之為中大正

之為正其實無二皆以未分對代之先混然全體大畜
亦畜之先前言往行由之而出今也畜之盛則至於日
新不論此者乃始外立其德是為奇言異行斯日徹矣
夫日運而無息者也日運而春盛德在木而木德日新
所謂木德開闢以來未嘗有增損也春已而夏盛德在
火是火德日新木德往而藏用矣前言往行畜而藏之
適其可而致用乃所以為日新也苟求其故則故已而
新皆猶是也伊尹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一德卷舒
如環無端方用則見其新殊不離前言往行也此大畜
所以發明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而象又謂君子以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盛則故者新也噫後學自
束髮讀書以至頭童齒豁其識前言往行非不多也然

所以畜此者略不之觀而徒為誦說之儒既不見所畜則亦不知以是而畜其德迨年齒長聰明衰物侵靈府從而奪之至不能記省甚則旋踵遺忘矣所務得者外學所虧損者真理真理虧則外學豈能獨存至明盡而暗夙昧所藏明不復本枯亡而盡外學又失內外俱泯復懵然矣是未覩所謂天在山中也自聖人順止觀象之學既失則所學皆外試詰其身心之所歸宿則莫測其所詣是火勝月而月不勝火之所致清明之在躬者闕然也前言往行之所畜者莫諭其所藏聖人所以於天在山中之象發明之然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藏往者能之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彰往者能之直覩大畜之所藏則前言往行無非一真豈有內外之間哉不然則古人之糟粕矣無補於得也

人文

人位天地之間以一心而惣萬理以萬理錯綜於天地之間乃貫而會于一心其顯者則正名曰天文則日月星辰經緯昭回之度是也以序而遷循軌而運其行之遲速與夫合散犯守陵歷闔食而時變斯可察因求其所以致此者由人理談通其有順有逆則格於幽而彰於顯故動於中而應上者不可掩焉理藏於隱而旁暢交通間不容髮感則隨應無有遠近幽深如陽燧方諸上格於至高之日月不旋頃而應情感理通故陳於顯者隨之而變燭理者知其莫見乎隱則理之貫通者甚昭昭也在人得之是謂人文人文者人之理也人之

理兼三才而該貫無遺者也近取諸身則理備於一身
經絡分布無所不通經脈之貫於藏猶經水之注於海
而絡脈則羅布並運交通而胥會焉猶百川分流不舍
晝夜而亦俱會於海明醫者為之若禹之行水無非水
道故用鍼補瀉無不相應以順其所由之理理之在身
者如此由貫通乎天地者本如此故也而神之所觀元
通默識以周乎大業之富有盛德之日新者何可勝言
也以順而格則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蓋順之
實如此人文之大致雖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
朋友之間修紀盡倫秩然條理而上際下蟠無所不格
以理無不通蓋文者經緯天地者也彌滿於覆載之間
無非理也而通是者在言行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無他理順故也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
之外違之無他理逆故也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通
見乎遠言行之所以動天地者皆理之貫通不問遠邇
故言梅則液且生渴且止梅固未嘗有也一發於言則
梅之象已著象著則情已感情感則理已通液不期生
而生渴不期止而止而行之或愆者皆足以感動幽隱
如匹夫懷憤六月飛霜匹婦銜怨三年亢陽是言行所
以通衆理天之高地之尊鬼神之神幽皆不異乎一身順
而喜逆而怒隨感而必應者也而儒者助人君順陰陽
三公之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皆明至理而順之也至理
具乎易而未形者也名義立而隱者顯故觸類則通旁
達於幽無形深不測而盛德大業酌焉而不竭聖人洞

照乎此知不問於小大精粗故其作易也仰以觀象於
天府以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其理於是乎貫通天文有象地文有法聖人無
之則人文為備不止施諸章句問也其用於人理而舉
無逆則天下化成矣理之所會者心心位乎正位則所
通者皆正心適乎偏位則所通者皆邪故言由皇極之
敷言行由皇極以經世則言為法言行為德行矣然正
位一而偏位不可既聖人以偏為變餘人以偏為常故
正常不足邪常有餘於偏而反則復正位而體亦正矣
於偏而向常偏而已其如小己之為大患何為人上者
當宅心正位克全大體叙彝倫位皇極以作民父母成
位乎其中而天下之理得豈曰小補之哉

仁義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行仁者墨子之無愛是也行義
者楊氏之為我是也必待由仁義行然後為舜何哉蓋
世之利仁義者衆慕悅已陳之跡而踵之求速効而已
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是以舜之至德不傳於後學
不能用其力於仁者是未覩用其力之方也用其力之
方伊何克己復禮與藏諸用之二者而已是又當質之
於自知之明若未離形去智而尚有私己則當強矯勝
私以禮制心而使之復乎正位也儻洞照同歸而常安
於正位本無私己矣則亦常藏諸用而已能藏諸用則
止於安宅矣其出而致用也自然顯諸仁以隱者彰也
人固甘於終身行仁義矣而不喜一日用其力於仁是

利仁義之末効而失仁義之本旨蓋由楊墨之取五霸之假紛然亂之也若是則學既在外而仁義亦常在外每不復本身心俱貳而失得之報姑以稱其功力而已所謂真仁義者未之聞也孟子所以歎息於斯而哀其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也仁安宅也有在內之理義正路也有在外之理告子所以有仁內義外之說孟子所以深悉其皆出於性者蓋以深悉其由仁義行也人之有仁義是天之有春秋也由而行之特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而已春則其德仁其情愛聖人所以勸賞是安其所安也秋則其德義其情悲聖人所以畏刑是不安其所不安也堯之安安由仁而行也安其所安之謂也武王之不敢替厥義德由義而行也不安其

所不安之謂也安其所安故止乎正位是以無我所謂仁者人也不安其所不安以遵乎王路是以有我所謂義者我也有我者權無我者常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因天地之性順自然之理動而以天行豈不簡且易哉又何必利之而規速効襲其陳跡而失其本心蓋心居正位矣其有行也投足而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是之謂由仁義行其所自以入則在於一日用其力於仁不曠安宅而不居不舍正路而不由耳利仁義而取之悉為外作遂墮失得之報一昧本宗差若毫釐卒以相遠而仁義常在外祇以禍仁義豈不惜哉

坤藏

震出而艮反復復而坤藏學易之旨也明此則愈應而

愈寂愈動而愈靜以得其歸宿所居而安者也五行唯
土為善藏散而施之百昌皆生歛而入之一物無有夫
物絪絪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蓋歸
藏乎土者也往來屈信之項已常藏乎是在八卦則坤
以藏之坤者退藏之所也心藏於此寤為無思身藏於
此寐為無夢天下同歸混然全體為天下身聖人擅之
其取諸物則龍蛇之勢是也冬也者中也中也者藏也
坤適當位蟄者畢矣聖人故於此藏用自是而酬酢萬
變乃足以祐神體用惟一不裂其全斯無人道之患矣
是以善學者唯務知所歸宿即是中庸動皆大常殊非
忘作坤所以為歸藏者蓋萬物資沖氣以立命不可須
臾離也故麗偏氣則成疾偏不反則致死是沖氣所以

命萬物也故物之出入必隨之火入之後陽極下陰極
上而沖氣適居土中物所以順之而蟄飲沖氣以生而
莫測其生之德聖人悟此故於此藏用斯為密焉是立
命之所藏身之位也萬物由之得坤而藏遇震而出固
於化機之密庸而悟不悟無足怪者惟人萬物之靈宜
有先覺判然照此而亦無悟者宜發聖人之歎也天下
同歸即與龍蛇之勢無以異也幸同歸矣而乃殊塗幸
一致矣而乃百慮身心已得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
未幾而殊塗百慮反於正位之體又裂其一偏之支而
墮生滅可勝惜哉聖人所以見其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屢歎其何思何慮也聖人者深悟神無方而易無體故
常蹈大方不麗一曲而全天下之身古人之大體則出

入皆不裂其全若游夏分其一顏閔具而微際之全體已為疵矣知至矣而止乎其所不知始名不貳而與造物者為一故體同太虛憧憧者汨於外誘罔其所歸又於萬物之中裂其一偏豈不小哉湯武身之所傳者身身在象學克全無體之體以與造物者遊斯為至矣今夫藏用之頃即同未生之前酬酢之頃即同既生之後一動一靜即同出生入死人莫不然特以燭歸根之為常而泛應之為變則備必反乃同造物認出應之為常至歸宿則不論而失其所止即是物於物易之大盲如此後之人不明其本徒殫其文若但循文索理則反為經之所用而又唯見差殊莫覩無二聖人學易與人殊者能用易而不為易之所用坤善藏有含洪之德其

取諸物則善與卦圓方雖異而皆包一於中此天五冲氣所以位乎中虛大一真精所以與之合德而致用焉起乎形數者也冲氣充滿乎宇宙之間孰非中乎不麗有方則皆中也一常不離乎此故聖人藏乎是是皆用易之實初無名義也坤所謂黃中者葆光龍明者也不出本位庸何患焉及黃離外照則是繼明宣出而重光也為有所麗矣有所麗則有邪正故文武重光則莫麗而離則重明以麗乎正是以初升于天後入于地終不離乎坤之正位而明足以自見本體夫先之所麗則為有體矣麗一曲則其體偏而屬生滅麗正位則其體全而常滿空此莫麗所以為文武相傳之實也

養中

道生一一生二一二既生則陰陽已備陰陽會而精神交則萬物以生此三所以居一二之間而參焉萬物受之以立命故謂之中以其居一二之間所以負陰於後而抱陽於前適當交會之際無偏者也故沖氣以為和自有生之初則然矣中者和之本和者中之達而中存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和見於喜怒哀樂既發之際中以立本及其發也偏則知反自然適中相濟而和夫人心惟危離正位之平旁繫於境而生則危矣既非成位乎其中而常繫於境斯為物之所役物侵吾舍而為之主由是動無非物矣夫動無非我則治動無非物則亂為物役而不悟莫能勝物則動為物之所移故喜則眊陽怒則眊陰樂則陽溢哀則陰損喜怒哀樂由物而不

由中客乃為主主反為役則何以不至於乖戾哉既失其和中不得主亦復何養聖人燭見至理故中為正位得主有常物乃旁應經而不處定乎內外之分物莫能移故止則其位常中發則其情常和和以養中吉祥來止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所謂福者壽考康寧百順咸備是也而所謂能者亦不過保合大和恬養乎中而已堯舜之世和三事以養民而躋之於仁壽彼仁壽者人皆有之特心有所累利害焚和不能託不得已以養中此所以不終其天年達者觀之可太息也然則和以養中莫非恬愉之德聖人所以自養與所以善天下者均此道也

致養附

坤之正位不唯歸藏抑又致養故順沖氣而出蟄則養以平和之味順沖氣而在蟄則養以中和之氣君火襲明於其間是謂成位乎其中在人則無思無為之時是也如龍蛇之蟄矣則同乎易故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夫無思則心還於太極而惟危之心為已復無為則身還於大象而大患之身為已藏達者於無思無為則洞照其已歸於太易而正位居體矣豈可復贅以人事唯順其自然還以大和養之任其優游自適而已是謂備其天養

用良附

龍蛇出蟄在天則續以君火變離之時在人則宜悉重光麗正之理離主向向則麗不知莫麗則背本忘歸而

屬生滅是宜用良良主背則止於止得其所止則復還乎君火之成位方無思無為則是已復正位不自見而拘繫之是謂先迷失道及有思有為則是物交物則引之而向能知幾而用良以止是謂後得主而有常

欽和附

欽以致肅所以收放心和以達順所以若常性欽和雖未嘗相離要用各有所主當其用良以背則主於欽及其居坤之正則主於和欽所以防其縱弛而麗着和所以順其安恬而自養居常則以和為先遇變則以欽為主久則思不出位而無變矣唯以和為貴此三事所以尚和焉

利用

樓抄本
正位居體恬養有素於是用坎以照則內明朝澈而又
仰觀俯察以縱精神任其四達並流已則奠麗而復正
位習慣自然則幹旋妙用舉皆在我所以超形數而運
形數雖周流六虛曾不出吾之全體無復裂為一境麗
有方而徇私已則在無為常無在有為常有而均為無
妄矣

得輿

水行莫如用舟陸行莫如用車舟車皆所以載人而人
之所以行於世也水之勢最弱而舟所容之重雖萬斛
必載非水獨能多力也是乘木舟虛而中虛之位極尊
為虛者受之故虛勝之而輕雖萬斛之多猶不能以其
至重壓其至弱者故水至弱必載之等於鴻毛而未嘗

覺萬斛之為重焉輿之載人猶舟輿坤德也坤之真土
位乎中虛故坤亦水載於兩儀之間亦未嘗覺其為重
也剝爛而滌除滌除極而碩果出在君子其象猶之得
輿所乘者獨而承之者衆也夫大輿象坤民所任以載
有德而在上者所謂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也輿非
小人之所可乘是君子之器所以民載有德以卦言之
一陽在上為剝剝本乾體坤承之也一陽在下為復復
乃乾元坤藏之也坤承之故曰輿見衆陰之載已焉坤
藏之其象雷見衆陰之保已焉載已則其道之所以行
保已則其藏之所以密一則獨往獨來而獨有者也故
為衆之所宗如此既不貳矣衆陰載之故有得輿之象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七

樓抄本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八

安正忘筌集十

韓文公



悟固有淺深悟有淺深者由通為無窮通所無窮者由
藏於隱曠者多隨所詣始能燭之也通非智慮搜索之
所及徒事穿鑿而理愈窒塞祇所以害道蓋通猶庖丁
之解牛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動刀甚微劃然已解經肯
綮且未嘗矧有大軀之窒礙乎致此者由歸明恬養觸
機絨而鍵自闢畜藏隱微處自然昭晰矣聖人肇學於
未有書契之先於至幽深處豈有簡編可稽以資智慮
特黃中內明觸類旁通則機發鍵闢而盛德大業之所
畜者雖陰陽之荒性命道德之妙皆暴白於前斯為顯
道至如河洛圖書所示至隱名義未立莫測所以聖人

剖之而天地無餘機豈非至明觸機而發則衆理自解乎孔子所以觸類而長顏子所以聞一而知十皆舍明既久每發於所觸之機故無所不通不如是則知一而不知二矣何以至於事無不通者哉內融自悟者初不因人因人而悟則悟而已猶未免肖其師之所尚由德未充於大一故莫能該通並貫而至於無餘蘊也唯自得則通悟無之以自誠而明燭乎至機者盡也乃若自明而誠者正宜於誠而無人偽處涵養俟其自通不當守其師之說以為至而自畫又不當欲速而以私見小知臆探至隱能如是則與自誠而明者亦無以異誠明所燭自見要歸則中有主以止而師之說皆外有正以行耳若止效其步趨動肖其師雖盡窮其步趨亦不過具

體而微蓋有肖其師則師居正位我不歸有極則動為其所移所以肖之而細是當仁而避其師也求超其數而昧其旨者往往才歷門庭遂操其戈以矯其跡是背師也抑又非矣其要在定內外之分而已得主在我實正在外外必有正者是就有道而正焉者也中自得主不主於師而特以為外正則盛德大業皆我固有觸類則通豈有餘蘊是真能用其師而師亦不得留吾之虛室矣若但肖其師之所尚豈能通貫如韓文公非不悟也而未能兼通觀其作雙鳥詩如日月難旋轉造化皆停留之語則固嘗有所悟矣然謂雙鳥海外來意以方外處之故未盡善蓋塵機自在方中盡塵機與之漸清而不緇始能超造化之外而役造化又豈專在方外也

至謂大法失九疇以至孔丘不為丘若爾則是孔子無
所用於二子之間也一何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哉
由孔子之道則又將使日月得天而久照四時變化而
久成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於以旋日月之輪運造化之
機何至於其輪停其機而已哉日月難旋輪造化皆停
留特聖人能止健之一事耳止而畜之天地為大至於
運而畜之則天地為小矣聖道至此為不可量噫大一
之道力旋天地者也聖人全之見於妙用則範圍天地
曲成萬物而未嘗驚暴人之耳目彼雖食牛盈千飲海
至竭自聖道觀之猶為未正也怪力亂神聖人所不語
豈以此矜耀哉文公自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
是以孔子自居也於孔子之道猶略不知况敢望他人

之知乎宜孔子自謂知我者其天也孔子之門下學為
詳要以扶世立教上達本也下學末也末自本而出者
也未既旁備與本貫通而無一舛迤者非甚有本能若
是乎人狃於下學而莫察其上達宜其謂孔子由於方
中而已不知其無不曲盡也蓋上達隱而下學顯隱顯
常相勝顯者彰則隱者微顯者蔽之則隱者自秘諒非
大目不能見也所以非天不能知以下學雖知識猶可
及其大略如上達非黃中通理者不能察蓋不自見則
不能見孔子之道當時雖無行而不與二三子然猶疑
其隱也黃中通理者鮮宜不知孔子沉去聖人之世若
此其遠乎上達之學尤貴元玄通乃可以語凡有言無
言有情無情至幽至深至纖至悉無不洞徹始不疑其

所行體太易而能用之獨有而不墮其術中不然則小
智問問矣何足以悟大方之元玄同哉

上下經

易兼三才天統在乾地統在坤人統在艮上經首乾與
坤則下經宜首艮矣下經不首艮乃濟以兌而首咸然
則下經首咸則上經宜首泰矣上經不首泰者以明天
地定位故也下經不首艮而首咸者以明天地定位則
山澤通氣故也天地非不交而主於辨故先定位人道
非不辨而主於交故先通氣咸雖通氣而主於辨故止
而說其交也以止為主則辨在其中矣夫少男少女之
相感常人之情必至於男女相說而咸獨全感應之道
者不見可說也故咸之象其要在咸其脢謂不見也夫

樓抄本

動則說而主於止見可欲乃說而主於不見是其所以
為咸咸以無心感也心有眼則見可說咸舉無是也夫
然後和其交也以止為主則和而不流斯無惡於交矣
是善交者也

積習

聖人觀身於艮觀心於復而見身心之本自然不貳天
下同歸不事修習故不習之說見於坤由地道之光灼
見正位之體也至於初學汨於外照明未嘗歸則未得
其門而先廢修習唯知誦終上語而以知識解析往往
智者過之恃聰明以躡論極致曾不悟其為聞彼見彼
口似而心非何足以為聰明哉聖人洗心藏密之道遂
為虛設而學亦徒為空言聖人於是即二卦之爻備載

入道之端夫往而未嘗不復者天理也復之而復者人事也動而未嘗不止者天理也止之而止者人事也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而象曰以修身艮之初六曰艮其趾利永正而象曰未失正蓋接事之初身既外向已非大方必資調習挽使之歸以復乎正位復貴復之於初以其出未遠止貴止之於初以其趾方動此復好先而貴早復漸染滋久則難為功此復也止也皆在於其初迨不離本宗天光內融虛室生白然後反諸自然歸乎不習蓋離趨明而自向坎求歸而必習水火之性然也非習明入地中為明夷而明夷則以龍明為尚務暗而已終非坎之內明也故坎貴習人之為人唯用離之明外照而已未有能歸其明以求復其初能歸其明

而反照焉始全坎之德明既復於中則地道之光斯全中既朝澈彼不得遁則不疑其所行至此則又何事於習如是始名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也夫明歸而物去則室虛明往而物入則茅塞而理義未澈用智慮而強以求通不能去懷而填乎習次亦為翳也此所以有迷悟堯舜以來相傳者中即是正位居體大道既隱人恃私見規求速効踵躡其跡而失其心於是名存實去慕其執中為無過若子莫之執中徒歆羨而竊取之也雖已非中然猶見於力行歸於小成特昧全體而戾聖域有害大道尚足以賢於人德又下衰流於言語變為文章之流凡所陳者既非性之所自得亦非取之而強行持藻繪文采以龍誦說之空言務鏗鏘繁爛以求悅人之

耳目而已嗚呼背馳至此天地之心何由而見堯舜之治何由而致既不可以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而欲望可封之俗成庶頑之習格豈不難哉然則為堯舜之罪人者子莫之徒也為子莫之罪人者文章之流也極者皇之正位正位之體為正體在易為大象在人為本身故所謂修身者修此而已不遠復則復正位斯不裂其全體此外無他學也荀子曰併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積者積習也時習而非一日也謂欲併一而不貳則宜尊積習也習併一者蓋所以習歸其明詩曰學有緝熙于修身也習併一者蓋所以習歸其明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惟習歸其明則坎離乃始迭用不偏廢坎而清明在躬無間不用而虧損斯為緝熙夫是之謂學是則方

當緝熙于光明則不可以無學方當併一而不貳則不可以無習方當不遠復則不可以無修三者之名不同而其實一也所謂學也修也習也唯此而已矣餘雖兀兀窮年貪多務得非不學也不得其道徒耗精神無補於得故存積習之說以資入道之門焉噫文中子被夫子之德謂過於天地父母蓋天地之覆載父母之生育其德我宜莫大矣然不能成我至德合太極以超形超數而運形數以與造物者遊若此者非天地父母所能及也況三極必待聖道然後立一或舛迂則天地先罹其禍上悖日月之光下燥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蟻之羣肖翹之物皆失其性苟得其道則若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豈鳥獸魚鱉

咸若聖道失則害如此聖道得則利如此昌可騁聰明
矜智慮未歸有極而輕議聖道貽禍於高厚與天下後
世哉夫以小知而探大道相差遠甚奚翅用管窺天以
蠡測海一失其旨遂壞大法既以自誤又以誤人予以
釋經則開明之學蔽於矇瞽予以作人則中林之材廢
為薪蒸予以感召則天反時地反物矣聖道三靈所賴
是治亂之原非細事也苟不見焉不可強見而使三靈
皆違其理豈特失所以財成輔相而已哉

明報

易無體是謂大象無形大象為萬象之帝摠括萬象於
無方以圓鑑而閱萬象者也象足以盡易故直指曰易
者象也有象斯有類有類則各以類感亦各以類應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之理也虛明併包均一
圓鑑孰逃其所鑑哉聖人因象類感通以麗鑑中而化
出萬狀其應如形之召影人之所作其報也緣類而應
理亦無二故闡是理因民之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
報夫不貳者生物之大本也在人唯中行獨復者至焉
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獨則超出對
代何報之且云中行則成德為行行於默而成之之際
所以歸不貳者也乃若民行特旁行而已旁行而不流
則是併一而不貳是乃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者亦何
異於中行惟民之初均出大本天下同歸歸而一致本
不貳矣奈何汨於自徇遂分彼己向之同歸一致者已
罔而失本宗動皆旁行而流是終不知反以趨於惟精

惟一則貳矣貳則裂其全體而墮形數動有禍福為失
得之報斯可畏矣安得不救之哉聖人所以因貳而濟
之矣旁行而流則將殞于深淵濟之者使登于岸耳謂
惟精惟一復歸於不貳向之罔於同歸一致者今已釋
然而悟斯獨復而超形數則不墮失得之報矣此天機
也其機密庸聖人急於救人故不免彰其隱也失得之
報冥冥之中固未必無司之者天命有德天討有罪人
實代天則在天宜有司之者矣聖人尤探其曠乃略此
而不論顧其要乃在於以類而感故易於彰往察來之
後發明是理夫生生之易是為象帝以順萬象之感故
類感而萬物化生以類感焉故往者乃彰而來者遂察
無形之中微顯於冥冥而眩渾已定闡幽於昭昭而貌

像斯著以薰感則薰應以猶感則猶應如是斯為造物
如是亦為鬼神矣然則民行之失得為之於顯明格之
於幽漠其感其應緣類而至無毫釐之差何以異此故
謂之報猶響答也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而其報又因
其所作洪纖厚薄率稱是焉惠迪而吉從違而凶惟影
響耳何必歸諸司是者然後可知也聖人以易之象類
感應明失得之報誠知言矣所作既以類報而禍福倚
伏亦逾為報是墮此數則麗對代所不可脫雖得之報
在人以為善然亦無往不復猶晝夜相承試自省其所
造儻未足以超此數正當以為大戒然則世之所謂大
賢者皆未足以超出而免此姑就得之報耳唯大聖藏
密德全大一身心不貳為超形越數而用形數則上與

造物者遊始無此患先得後失序也易多言失得失尤可畏是以先之所以示戒也賢者善擇避失而規得曾不悉此正唯阿耳達者觀之相去幾何居得之報則泰之時也而泰當慮城復于隍是天下之理無平不險其勢然也則失之報豈不繼之何從而免哉聖學可尚者以能超形越數同乎造物遂脫此耳

守微

孟子戒以燕伐燕正以當時之君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既非得常勝之道為有德不可敵者又非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有以出其右特尚權謀以詭詐相傾要亦較勝負於幸不幸之間耳盛時則不然舜敷德而苗格文修教而崇降湯躋聖欽布昭者聖武武有聖德自稱者有

道當時輔佐亦皆同德之人故聿求元聖既獲仁人於是以前有道攻無道以至仁伐至不仁此其所以屈人兵於奉辭罰罪乃先勝於師出有名之際而不專在行陣間也詩書所載時有闕略能叙其君臣之美而簡其所以致是者黃石公書正傳是道推是亦可以無知前聖之所得矣其言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動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懷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曾臆而敵國服此誠深得大一所以獨往獨來卷舒自如之能事而亦足以發明前世聖人之所以聖有道者之所以有道者也老子曰朴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微固搏之不得然莫顯乎是信能守之而勿忘則不失所

謂至尊至貴者夫然後真君足以高天下真宰足以制萬物是以力旋天地莫覩其健威服海內不名以武在易之師謂之長子以其一也一則不貳武王所以無貳爾心而以之勝商長子擅真一之妙用其藏也至密混淪於希夷之表其用也至利充塞乎宇宙之內萬物莫不尊四方無不服天下之林林者本吾一體而分無非赤子而皆日用吾之善貸者故咸宗於我是以仰之若父母率其子弟攻其父母生民以來未有能濟尚何於刃下較也迨浸失茲道專事權詐徇末忘本天方扶漢而排楚黃石真人預遺孺子以書使為帝王師其要可以發明帝王之蘊而見前聖後聖其揆則一必明至道斯為父母神武不殺以服天下豈事區區權詐而以是

用兵爭強哉是道也他人不能知而高祖獨起詣即言下而已判然豈非天授遠追前聖之盛而得是道者適當二五之大人歟終以守微之功潛挫項王之強方項王失龍且之後固知事去思一挑戰以決雌雄高祖以不闔力屈之則項王之強已無所施矣觀其逆知未然動應事機皆出守微之効嗚呼此道自成康以後浸不復明於在上之人更數百年民被荼毒具禍以熺至是天厭禍而欲平治天下故真人授書則與河出圖洛出書奚以異哉漢祖深探其贖所以獨追三代之隆人知因時特起以布衣提三尺劍而有天下終四百年之盛曾不知其所自來因為守微說以明之

子房

揚子謂張子房之智而史氏以為無智名觀子房為漢謀臣運籌決勝舉無遺策可謂智矣史氏謂無智名豈未知子房邪曰非也夫謀出千慮而有得焉此智也子房於幾微之際悉猶日擊曷嘗事千慮也借筋食項躡足於應接之間不越於須臾之久而大疑立判機沉冥冥聰然自契就使謀夫極竭芻芻之思不能至是後之人才得一謀臣遽比之子房是知子房之智而不知其已進無智之妙若子房者靈府朝澈心如鑑事如物對之而自呈雖深情厚貌非可測究者皆不能適也所以然者真得黃石守微之道者也聖人存之動應事機此其所以為子房也然則漢之興楚之亡非判於垓下已判於下邳橋上天將啓漢祚真人之授孺子其旨意已有所在矣漢高獨洞曉是應天運而天誘其秉則黃石之道傳矣當其入為足以濟世矣高祖既進乎是於是在在處處神物護持穹蒼保輔瑞氣為龍凝結庇覆天之眷佑若此豈人力所能敵哉方子房與高祖相遇於留而天以子房遺漢明良相遇豈偶然哉嗚呼今黃石公書行於世更歷之時久矣而此道未明良可惜也叙七書者不冠此於首使輝映六經而亦無證其失則世無子房幾年矣區區謀臣而欲比之非其倫矣

題忘筌集後

聖繼之傳於世者其道有二不為指南即是良藥非空言而已也知洪範自五行而生五事而五事則由思睿以至作聖既作聖矣斯可以道觀盡而歸於皇極然後

自皇極而用三德以經世此所謂指南也作聖之人是
宜已得皇極之道然猶未者誠以人者有心必待制之
以禮故欽用五事以禮制之始思不出位則明睿而作
聖正藉人事以勝之殊非成能而無所待者也其功效
相遼則聖之與庸不同日而語而有極則人人會歸無
間於聖庸既人人會歸而中庸之德夫子以謂民鮮久
矣何哉蓋心本無心悉位皇極奈何人恃私見溺於所
偏從而繫焉以生人心營營百慮不復知反為皇極之
疵病者動必有之天下同歸自然成位不事修習但灼
見至理滌除疵病有足皆至所謂疵病者兩端之際私
見取捨而有好惡則有偏黨有偏黨則反側而背皇極
矣既背皇極罔於所詣唯執私見有我而已難治之疾

也洪範所陳德之至者不事修為特去乎致疾者無作
好惡則是已疾之良藥也既曰天下同歸亦何事彛倫
之序以為指南蓋此為德之至而不可有加矣乃反簡
易若此自非明睿作聖而驟語之猶井蛙之語海適且
以駭觀聽而不之信空空然有大受者良不易得故叙
彛倫致明睿然後語之則自明而誠者庶幾可待也洪
範大法本天錫九疇而帝且訓于皇極之敷言宜天人
之所師承豈當與文人之文為一律若止務誦憶解釋
演繹綴緝為辭章則是毀聖人有用之實學而附飾為
無用之虛文既非祖述之意且非美身之道欲優入聖
域者豈得不以此為大戒也

題明報篇

儒者貌欽孔子心許釋氏正以為儒者之學止於撫言
語為辭華所規者捨青紫耳孔門實學初未嘗經意宮
牆數仞難得其門徒用智慮妄意窺測躡取極深研幾
之語以事空文則智豈足以知聖人宜乎號為方中之
士迨景迫桑榆倦飛思還當質所歸既以孔子為不足
以盡此則必轉而之彼勢使然也深悼惋之今以平生
忝歷聖域者悉剝為一書以發聖人之隱而生生之謂
易者坦然可詣如明報之說乃孔子以濟民行者要之
吾儒最不可不知惟知百為皆麗此數雖大賢亦卒不
免則知求聖人所以超形越數不墮失得之報正位居
體以復歸于無體之易則諸篇之曲盡此者自然游心
而期精一矣無慮耽異學者逃墨逃楊而識所宗况儒
釋二家歸宿相似設施相遠故功用全殊此雖運動樞
極財成天地終不駭異而三靈被德以彼所長施於中
國亦猶軒車適越冠冕之胡決非所宜儒者當詣皇極
而以皇極經世乃反一無跡而超形越數何至甘為無
用之學也哉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八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九

崇安聖傳論

堯舜一



道之不明也彰之者晦之也道之不行也衛之者拘之也聖人既歿步驟聖人者日益衆此甲彼乙不能相統心心有主喙喙爭鳴承舛聽訛浸失其本聖人之道散於百家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有密知其盲者發而揚之衆必愕眙非訛而弗信也弗信而非聖人之道陷於所長而不能反也故博以求約也而聰陷之於雜思以索理也而智陷之於鑿又以素義也而才陷之於浮說以明疑也而辨陷之於夸用其所長陷其所短者由失其本故才聰辨智為之害也不覩其全各守其偏聖人之道始離互攻其異不反其同聖人之道始孤

不有卓然英睿出焉孰能引而歸之會而通之哉夫道一而已堯舜之心不間乎此視聽言動必有司也仁義禮樂必有宗也堯舜有傳道之名而無可傳之寶後世聖人豈託虛名而強追遐躅哉必有授也書論人心道心本之惟精惟一此相傳之密旨也孰一如天地此致天下之要術也能一者心也心與道應堯舜所以為聖人也一之所通初無限量歛之方寸瑩然而已感之遂通未嘗變異意形而忽消慮發而自絕泛應而不隨廣受而不蓄此堯舜之心所以常一也心之不一因有見焉見立情生莫之主宰欣厭之所繫拂憂懼之所移換事有百千萬緒心亦百千萬變頃刻之間不能自定求其際天地亘古今豈不難哉堯舜禹口傳而心授也三

聖既歿斯道散於百家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數百年湯出引而歸之會而通之故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又散於百家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文王出引而歸之會而通之故紘亦不已儀刑萬邦文武周公口傳而心授也三聖又歿邪朋邪說翼設幅裂鼎沸莫敢誰何孔子出焉氣足以壓其聲焰量足以吞其區穴排異如摧枯拉朽引同如川流海會其言曰吾道一以貫之此祖述堯舜之妙也故河圖昧乎太極則八卦分而無統洛書昧乎皇極則九疇滯而不通春秋不知探本則責人而不責己是非之藪也禮樂不知治躬則事外而不事內觀聽之具也書非得於精微則政事之編乎詩非止乎禮義則葩藻之辭乎此惟一之旨所以為

六藝之淵源九流之管轄也有先知焉知則無先有後
覺焉覺則無後學者學為堯舜必知堯舜之用心堯舜
心何用哉兢兢致道而已孜孜為善而已惕然有如所
警勉然嘗若不及終日乾乾其心常一安樂和易此心
發之鄙詐邪謾此心拒之一日兢兢孜孜一日堯舜也
一歲兢兢孜孜一歲堯舜也日復日歲復歲焉洞達疏
通與道不隔則子為堯舜子堯舜為子子蕩蕩巍巍復
在吾目中矣

禹仁

私於家者隔墻樊而分比鄰私於己者隔形骸而分爾
汝陋矣哉聖人宅心廣大一視同仁羸衣枵食如已飽
溫姜膏憤醒如已蘇快非強為博愛之名也有生之類

實同體耳禹視天下之溺猶己溺之何責己太深切哉
滔滔之害天實為之惻然不忍斯民羸衣枵腹中極力牽
援此仁心之常也若曰昏墊萬靈如己所致焦心勞思
胼手胝足逆旅其家惟愛人利物是圖無乃近摩頂放
踵以利天下乎然而萬世無異辭聖賢共推尊豈不以
有生之類實為一體理當然耶因知泣辜祝網惠困思
飢視民如傷無異骨肉者聖人之心不約而同也嘗泛
論之聖人之於生類雖有差別莫不欲愛利之焉草木
昆虫欲咸遂其生日月山川陰陽雨露欲咸得其叙誠
以覆載之間一氣所運皆同體也何必痒痲疾痛一膜
之通而後為同耶剪爪斷髮體無覺焉是與草木土石
何異然不肯輕毀傷者體之所生也吹為風呵為霧唾

為濕呼為饗怒為慘喜為舒皆吾身之氣也何自而來哉均天地之氣也人莫不尊頭目而賤足髀也扶之則痛均焉必失色營護之是尊賤之名異而愛重之實同也今答其兒則痛心怛焦以吾遺體也答其婢僕則心慚而憤以吾屬也有毀其一錢之錐必失色營護之彼非遺體也非吾屬也特認物為己物故傷物如傷己也至乃一怒而刀鋸百生一饒而菹醢千命容態怡然曾視一錢之錐不若是何心哉心無不仁一念之差不量輕重惟欲適己白起發一疑心坑虎士如蟻虱石崇發一快心截蛾眉如芻備李斯發一叨心橫屍四海楊國忠發一嫉心激禍百年其端甚微其流甚廣可不痛哉可不戒哉甚者美父剗母殺子反妻而不少悔豈其略

無親愛之心哉利心蓋之也彼蹈屢死以救人閔一夫之失所者又何心哉金玉已生沙磔人命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同乎己也惟蓋及犬馬鈞弋矜禽魚非施小惠於無知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彼刻忍忤害及其至親心曾不異虎狼孟子亦不以為無惻隱之心同之也同之者何冀其反也彼有而不知其有也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不知鼎養賢者之義也仁心之發同乎一體也學者皆曰師孔孟吾恐其用心不如孔孟之廣大也然則何自而反其同耶有生同體初未嘗不公也各公其公私乃生焉私立則異好惡相攻其來久矣千形萬量皆出一私不撤其私未有能合其公而反其同也噫孔無間

然孟承其道愛人利物如禹者至矣禹之心廣矣大矣孰測之哉人心之疵莫重於愛禹不聞呱呱之泣私愛撤矣縱而為欲又其疵也禹卑宮室菲飲食私欲撤矣觸而為憤又其疵也禹不以絲誅而廢國事私憤撤矣闔而為夸又其疵也禹不以苗民逆命而逞師私夸撤矣禹之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染着無所動搖而所以異於虛空木石者惟愛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學之道貴乎能定然應心常存也太易之旨貴乎無慮無思然感心不滅也應感之心愛人利物之端也禹之所造始謂是與彼謂入聖域未優過矣

湯學

學者有三上焉汲汲其次悠悠其次惜惜然夫惜惜者

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夫去川決安知惜惜不為汲汲也故悠悠者最為害道既已知之玩習為常始焉色受聽殊終焉意銷氣壞因循苟且一暴十寒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吾觀古聖賢之心異運同轍然而進德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函聞非如獲利捨過如遺蛻德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為以日就月將為初學以真積力久為鈍才是自誣也魯論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乎憫學者悠悠之嘆也且有所思也有所欲也有所畏也有所矜也皆心之累思道則能化其思欲善則能淡其欲畏義則能安其畏矜志

則能靖其矜轉蔽為通惟其所向學者苟無是心何疊
疊求益哉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水者其遠茫茫振履而
升蒼蒼彌高鼓棹而游茫茫愈遠然後知向之所覩未
盡也學之日新猶是緝熙不已造次無忘舊習運運而
消至趣泯泯而入欲罷不能莫知所以然而然耳觀湯
未伐夏則欲必往既伐夏則有慚德從諫弗咈改過不
吝一言一動之間念慮小差即隨冰釋詩人美其日躋
亦善知湯者湯因其所履著於銘言起居食息又以自
警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雖然學者孰不欲一意於
此強勉牽率而無日新之樂也至樂本全而不能久其
樂者由世味分之也外樂之厚內樂之薄也故曰以禮
制心禮者內外之衛也人心一也今日有制之者是復

有一心也蓋心之念有邪有正有妄有誠合而觀之皆
一心也猶手之翻覆寔一形也聲有笑哭寔一音也心
過則邪制邪為正心過則妄制妄為誠聖人不能使人
必無過心而能使人嘗存制心心正則動靜語默惟吾
是令過心不二制心亦無無意無我寂然常樂此湯君
臣相告之言所以成其日新之德者也夫豈有瞬息悠
悠意度哉噫湯生於衰世獨能上追禹堯下宗文武傳
道萬世者其用心如此

文王力

天有力故行健地有力故博載日月有力故運照而不
息惟人亦然矚洞幽眇目之力也聽別洪纖耳之力也
握持運掉手之力也趨盪趨踰足之力也惟心亦然人

知充其力於四體而不知充其力於一心心之力藏於
 恍惚發於四肢微失其養則彫耗弱懦舉不能勝惟得
 其養則運量酬酢動無與抗心苟無力何事能集文王
 其聖流之冠冕乎何其力之大也商紂季世事之方艱
 以眇然之躬憂勤經理日異其食不御焉他人觀之其
 中襟豈能頃刻靜謐耶然而不磷不緇養成聖德純粹
 精一曾不以膠膠擾擾為妨自非操之有道未易能也
 夫事物之交茫然自失小者間斷而不純甚者流轉而
 不反於是有所避世自全遠塵見獨者其心非不空也一
 有接焉又憤憤矣蓋力之大也由其心之精也以火鍊
 金則金精以事鍊心則心精烏貴乎謝事哉心之不精
 非物汨之也亦中襟受之也中苟不受彼將安寄均曰

性也惟聖人能性其性彼不能者情雜之也情性神識
 混為一區若同而異若異而同遇事紛然迭為主宰烏
 知其雌雄者由鍊之不精也是以方寸之地精之則為
 靈明虛靜之府雜之則為塵垢滓穢之囊慎其所養動
 無與抗故心有無人之力者應對起居而不亂心有百
 人之力者喜怒哀樂而不亂心有萬人之力者死生憂
 患而不亂文王姜里之囚死生憂患亦至矣而後容演
 易安時處順無異疑旒端冕南面而居蓋其平昔涵養
 之功政在事物遷變之際與之循習無所駭異也噫學
 者孰不師文王哉能體是吾有以觀之矣力形於仁仁
 必熟力形於行行必固力形於交必久要力形於處必
 慎獨力形於恭必常安力形於威必永慕心力既充何

善不隆勇決堪耐動無與抗蓋聖域之中聖儒流之貴
獲也學能體是無他求矣

周公 謙收

聖人明為善之大端使人向焉而不誘人以利心苟有
冀焉不如其已謙者盛德之事也易但言其終吉而已
安而行之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言之法也有曰自下者
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意同言病行之有冀是計効課
功也利心存焉出於矯激反悖其性有所歆慕益亂其
真故無利心而為惡其惡可移有利心而為善其善日
墮大躁靜其容大辯訥其口貪倚廉為地佞假直為媒
非無善迹也利心存焉泯泯紛紛多見資吾術借聖言
以濟其私者矣周公吐哺握髮謙之至也豈以此來天

下之士乎取一時名乎非也何為拳拳勤勤若是成其
已也易曰謙以自牧謙之妙用周公所行也豈有利心
哉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孔安國亦謂所在念德其無
逸豫凡人之心心念念相承循環不已在於德乎則意消
情泯常樂其全苟為不然則念念縱逸滋蔓難圖倏然
生於毫末之微紛然成於丘山之積甚哉心之難馭也
時焉不存之則躁動輕擾惟欲飛揚日焉不存之則桀
驁橫肆莫可馴伏逐物隨好急於兩絃故君子戒須臾
之離造次之失他人則玩歲愒日終身弗反焉原其所
由皆一念之逸譬之化頑稟暴無不可教之民御駢消
很無不可制之畜善牧畜者謹轡勒於未放之時善御
民者嚴禮法於未犯之時善牧心者攝思慮於未萌之

時良心之放必有端也慮端不能弭必形之言言端不能弭必見於動動端不能弭必流於過過深於動動深於言言深於慮是意防慮如撥口防言如遏身防動如奪行防過如割其發淺其制易其形深其制難掩滔滔於潤土滅赫赫於焦薪此君子平居自牧常持謙之功者其慮必直其言必式其動必宜其過必白慮無枝蔓之謂直言無背面之謂式動無悔吝之謂宜過無藏蘖之謂白即其用心非一朝一夕也溫恭寅畏常有以制於真真之中其始也角銳抗衡若爭其中也力緩勢紆或從或違其終也廓然同粹然一忻忻然而大順周公進於是矣負聖人之才成天下之業光明偉岸如此而驕吝之氣不萌于中夜思旦行人見其汲汲逐於物而

不知其侃侃樂乎己也沐握食吐人見其逶迤曲折於外而不知其控御降伏於內也譬之民馴畜擾叱咤不施牧者袖手在旁人不知其牧也雖然自牧之道何獨謙哉五常之教百行之設人皆為是也守義者行與理宜楊震之畏四知是以義牧之也立信者意與言符季路之無宿諾是以信牧之也親其親者孝思莫間曾子之淵冰致慎是以孝牧之也君其君者忠節自峻劉向之臥飯不忘是以忠牧之也故知一教之施皆若防閑一行之勵無非銜勒學有一至焉皆能成德何特謙哉知自牧之說則周公之聖果可習矣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九

諸儒鳴道卷第七十

崇安聖傳論

孔子 死生



望室而知四隅者必超室表舉輿而知輕重者必在輿
 外游死生而知其終始者必出死生是理也形魄之變
 茫昧莫測豈可以情識猜揣哉必有道也畏生死者未
 達也達者不畏焉不畏者猶未出於死生也常流乎四
 勝之間何謂四勝或曰存亦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或
 曰聚則有散則無是泯生死也或曰名立不朽歿而愈
 先是輕生死也或曰安時俟命力不可為是任生死也
 齊泯輕任是四勝也簾視壁聽髮鬚未真始立言廣意
 以勝之終為死生所縛昔夫子讀易三絕韋編於是原
 始要終知死生之說其於乾坤之緼幽明之故鬼神之

狀如日辨蒼素手數竒耦也然當時弟子微言奧義問
答多矣季路一發死生之問夫子峻辭拒之學者遂謂
吾儒所急修己治人而已三綱五常而已身外之事何
足豫窮哉是知聽夫子之言而不知求夫子之心也死
生亦大矣聖人豈忽哉負手曳杖消搖而歌往來之際
湛然如此非平日有見焉不能也所以不切言之者懼
學者守易曉之空言而不聞至精至曠之道也故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噫聞學妙矣其破生死之斧斤與學者
何言之淺也登堂親炙佔畢領會固日聞所不聞矣歿
身勉勵莫際其極不幸奄忽於桑蔭未徒之間政恐有
惜乎之嘆也夕死可乎固知聞學之道非口傳心授日
睹心承必有豁然開廓然悟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剖石者乘其鑿開鑰者透其筭
義有會理有源聰蔽雜見弗省是焉口勤誦心勤記目
勤視耳勤剽映螢雪雖暇驛童老兀兀方寸不暫開焉
聞性何由發哉余欲無言其言雷震未之或知其知川
決引學者於超擬議絕意識之地可矣雖然學者未有
所聞何以用其心耶試以一條廣之夫子曰君子坦蕩
蕩小人長戚戚此非特君子小人輕重物我之別也抑
體道違道之證也聖人所以誨人用心之方也人孰肯
以小人自居哉必曰吾君子也平日習中果能無戚戚
乎患得患失畏首畏尾萬念糾紛無非違道輒申夫子
之言曰戚戚有求命不汝由無求戚戚自寘繳繆中襟
坦坦性真潛反靈府蕩蕩情失其藏君子人也內無關

樓抄本
鍵空洞條達意發必知事來無寄恢恢落落庶乎屢空
量宇既空豈不豁然開廓然悟乎其視生死真造物小
兒戲耳

顏子復

易說多矣學多尚王弼弼唱虛無之說范甯以其幽沉
仁義罪過桀紂而遺書不朽爭咀味之豈其著謨亦有
得三聖之微旨而合於人心之所同者耶將虛無之說
足以蕩人雖萬世而不捨也易有明白坦易之塗躬行
允蹈便造聖人至處而學者忽之且言易如虞翻陸希
聲深矣皆託異夢寄古人以開其說豈易果難言必有
神授而後至耶正不必爾也惟遵明白坦易之塗足矣
易故多術或尚其辭或尚其占或尚其象皆末也盡其

本則末自應何謂本復是已嘗切為之說曰學易者必
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必自戶始學易者必
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子乎不遠而復稱為庶幾蓋本
夫子嘗以復禮為仁之說告之矣顏子躬行允蹈遂臻
其極一己既克天下歸仁復之功至矣固有之仁本無
彼此迷而不復反自分隔且吾身在天地中如太倉一
粟耳天地在吾仁中亦太倉一粟耳學者曉此方是想
像說得仁體意隔情礙如何天下歸仁惟踐履實地自
然洞徹為一顏子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為
仁一為邦夫子答之皆極其天理人事之大者易之用
內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雖無諸
子之著謨解釋謂之通易可也文中子言九師興而易

道微九師之前未有言易者豈易道本於踐履非區區
言說所能至耶是知復之一義為明白坦易之塗聖人
善誘之上機學者用心之急務也雖然學易當自復始
而復非易也愚夫昧易才士口易賢人體易聖人忘易
體而不忘易之病也忘似昧聖似愚通易者知之矣余
嘗作復齋銘曰大易之旨微妙難詮善學易者以復為
先惟人之生咸具是性喜怒哀樂遂失其正視而知復
不蝕其明聽而知復不流於聲言而知復匪易匪輕動
而知復悔吝不生惟是四知本焉則一孰覺而存孰迷
而失勿謂有本勞思內馳亦勿謂無悠悠弗思廓爾貫
道心冥取捨既復其初無復之者蕩蕩坦坦周流六虛
昔非不足今非有餘伊顏氏子口不言易庶幾之功默

臻其極今我仰止以名斯齋念茲在茲其敢怠哉

曾子孝

孝為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相因
焉同本故也孝以欽為本而欽者修性之門也自天子
達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欽事親而不欽何以
為孝乎成百善哉千非惟此心而已欽心之發孝於其
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
者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
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者
一不應焉非孝也借曰孝焉欽心必不純也海之支流
必鹹王之奔屠必潤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是知孝子
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欽是念視如對日星聽如擊雷霆

食如盤誦銘寐如几宣箴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紂
非之吏不期肅而自肅焉念之所通無門無旁塞乎天
地橫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有發塚而夢通靈指
而心動者其在知覺中無不立見至於鬼神之祕禽魚
之微草木之無知皆可感格非譎異也自然也欽心既
純大本發露虛明洞達躍如於兢兢肅肅中此至孝之
士所以行成於外性修乎內也曾子之孝孝也立身揚
名惟此一節而聞道最為超警死生之際粲然明白蓋
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欽終則因欽心而成已驗其平日
服膺念茲在茲而已啓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之時發
善言則見乎容克辭氣之際皆欽之謂也戴經一部奧
義甚多首文三語以盡言要學者非不知也皆有愧於

曾子者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昏昏
者孝之實也求於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以為
難矣曾子曰養可能也欽為難欽可能也安為難安可
能也卒為難斯須之欽人能勉強至於能安能卒非確
然自信毅然必為未有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此無他
疑情未除也學者之害疑情為大彼窮搜博覽惟恐不
聞者疑情未除也朝思夕叩請益不休者疑情未除也
搏量揣摩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情既有疑則中不
安中不安則輕聽易移輕聽則不能尊其所聞易移則
不能行其所知二者交亂其間方且以禮法為拘囚專
精為滯着求其有始有卒難矣曾子游聖門最為年少
夫子一與之言唯喏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且其成

就巍巍度越諸子矣

子思中

聖賢之言有六似學者不可不察也明易者似膚淺發微者似迂闊循誘者似祕吝廣譬者似支離直指者似陵施樂告者似強聒察其似領其要可以因言會道矣子思之學見於中庸一篇發明後學其心甚切章微析妙惟恐人不解了學者不能聞一而知舉隅而反泥於言語之偏中學幾於暗矣未有天地便有此中人孰不稟是以生哉方其一性不虧真誠自守混混然而已智者夸愚者賊然後之名立焉外徇物內忘已然後中之本著焉情封欲閉篡其靈明久而習安認贅為嫡是中

難知耶則昭昭乎日用之間以中為易知耶則或歿齒終身而不聞覩焉何哉以其近也日察秋毫不見其曉以其近也執柯伐柯猶以為遠以其近也近而弗察遠慕高竒或探妙於形聲之外或談微於意慮之表是猶駕餘皇而索舟策飛黃而問駿豈不惑哉自昔聖賢講論發明無非此事口傳心授初甚祕密發端指蹤使人反求諸己焉欽以直之誠以明之擴之達之充之足之日就月將自強不息及其至也心融神會囊絃冰釋默契其理焉世衰學弊子思懼斯文之遂絕也顯然論著筆之於書其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人皆有之窮以未發之前則茫然自失孰主張是耶孰施為是耶子思抽闕啓鑰發其祕奧

使學者洞然開曉如得其遺物自懷袖間豈不樂哉然
 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
 可得也唐李翱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會
 理者稱其卓絕差之毫釐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人所
 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樂愛惡欲皆情之所為也情
 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又循禮而動所以教
 人忘嗜慾歸性命之道也偉辭妙義間見層出大約皆
 以滅情為言情與生俱生果可滅耶情可滅性亦可滅
 矣今持一葉以示嬰兒與之則笑奪之則啼此喜怒哀
 樂之端也情之所發也與生俱生而欲滅之猶惡水之
 波而涸之其源益流惡木之花而截之其根益傷聖人
 不過節之防之止之不使其爛熳害性而已善養性者
 不汨於情亦不滅情流於喜怒哀樂以為中不可離喜
 怒哀樂以為中亦不可如金石中聲如飲食中味非合
 非離中即與焉故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子思姑約此
 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李翱滅情之論是並聖人
 於木石之倫樓學者於枯槁之地非子思所謂中也中
 苟契則性自復七情之生如臂運指如將將兵惟吾是
 使莫敢肆逸發而中節順理而和造次顛沛於庸言庸
 行之間動容周旋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事
 事物物無非中者情何滅云

孟子自得

學道者必有用心誠為入門偽滋情真滋性也虛為入
 門積生意化生神也克己為入門心勵心也致知為入

門物無遺照也怒為入門求同於人也靜為入門撓而不變也欽為入門內外肅也慎為入門慮未形也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前學以是流布後學以是進修孟子乃斷然立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夫以聖人之標指拳拳恪遵自應有至何復名自得耶自得者得之於心也心無自得而蹈規守矩終出勉強不能從容是學也父兄至愛不能發其端師友至密不能引其進必也靈局中啓獨見內融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之傳聞想象一旦親覩焉乃為自得也學者之心必發於憤憤其見必卓開於冥冥其詣必至故拙魯愚鈍為道之資智巧聰慧為性之障真志立於懦真習養於徐真用發於常真樂生於澹軒軒之志久必墮皦皦之習久必

踈指指之用久必變沾沾之樂久必渝是以學貴終始也千了萬通愈失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之魯雍之不敏在孔門所得最深皆用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去聖愈遠自得之學埋沒無聞非惟學者之失也亦教者過焉六經之言毫髮分辨聖人之意極口宣揚諄諄屑無舉隅善誘之方將以利之反以害焉學如是足矣理盡於此矣拾前人之咳唾遵舊轍以驅馳故思學廢於偏黨默學廢於領略敏學廢於疑貳是學廢而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啓之孟子有自得之言無自得之理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槃唐大礪金砮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勇引蹶張所能習必自得於弓矢之外焉

精毫染嚴程度可以書矣而草聖之筆非黜襟臆指所能造必自得於筆墨之外焉孟學孔於數百年之後超然領會獨發奧蘊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膠於言語畦徑之末真聖門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竊謂登孔堂醞藉純粹固若差肩然其見處超詣自應不減名流姑舍是之言非夸大也亦曾中自負不碌碌耳噫聖賢相傳一道也前乎堯舜傳有自來後乎孔孟傳固不泯韓子謂軻死不得其傳言何峻哉達如堯舜禹湯窮如孔孟人類超技固難儷也道果不傳乎曾顏傳道者也軻死千餘年果無曾顏乎時無孔子顏淵歿於陋巷而少正卯為聞人時無孟子康章陷於不孝而仲子為廉士人豈易識夫真哉草門

圭竇密契聖心如相受授故恐無世無之孤聖人之道絕學者之志韓子言何峻哉

諸儒鳴道卷第七十

諸儒鳴道卷第七十一

橫浦日新上

容天

門人郎晬錄



孔子曰不怨天不怨天者能容天也人能容天則無入而不自得矣

中和

心無所倚則中所倚在理則為和所倚背理則為邪矣

論語

凡讀論語當涵泳其言然後有味如師冕見及階孔子則曰階也及席則曰席也至皆坐則又告之曰其在斯其在斯衆人見瞽者則慢易之心生今孔子以堂堂之軀待一瞽者尚詳委如此聖人氣象可知予每涵泳此言見聖人如三春

禍福

為善者常受福為利者常受禍心安為福心勞為禍

韓文

韓退之生平本強人而為寒餓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為盜賊完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恥何哉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乎當與有道君子議之

夾谷之會

觀孔子當夾谷之會折強齊卻萊人戮侏儒歸侵疆此即大禹決汝漢排淮泗周公膺戎狄驅猛獸之規模也盛矣哉

文集

書猶麴蘖學者猶秫稻秫稻必得麴蘖則酒醴可成不然雖有秫稻無所用之今所讀之書有其文雄深者有其文典雅者有富麗者有俊逸者合是數者雜然列于胷中而咀嚙之猶以麴蘖和秫稻也醞釀既久則凡發於文章形於議論必自然秀^維過人矣故經史之外百家文集不可不觀也

儒行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予曰不然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過失苦不自知人能明以告我此正儒者所願聞安有可以微辨不可以面數哉宜乎伊川疑其非聖人之書

孔孟

孟子加齊卿相而不動心孔子攝魯相事而有喜色此二者殆未易以口舌議也

樓抄本

浩然之氣

當戰國時儀秦輩爭以口舌取富貴紛然如處鬼域中孟子與公孫丑之徒方且歷論養浩之說宜當時以為迂闊

子路大禹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蓋子路所以喜者以子路日用間方自求其過人適以其過告之則中其悔過之幾安得不喜大禹所以拜者以禹日用間方自求其善人適以善言告之則中其好善之幾安得不拜

明道

明道先生書窻前有茂草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蓄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禮樂

上古之世人皆知其為汙樽杯飲又豈知彝樽象樽之理已萌於此人皆知其為蕢桴土鼓又豈知雷鼓鼗鼓之理已萌於此但後人能引而通之此所以跡上古為質而後世為文爾

禮運曰故玄酒在室醴酒在戶粢醢在堂澄酒在下白

衆人觀之或在室在戶或在堂在下意謂聖人姑為是
文具豈知非聖人私意乃天理所當然者惟聖人深識
天理故天理當在室聖人不敢用之於戶天理當在堂
聖人不敢用之於下一或倒置乃私意也非天理也

名

名者禍之基也名高則禍愈深然則處之有道乎曰悔

吁俞

一吁一俞治亂所係不可忽也放齊舉丹朱堯曰吁驩
兜舉共工堯亦曰吁使堯於此而俞之則小人得志必
將召禍而起亂矣師錫虞舜堯曰俞僉舉伯禹舜亦曰
俞使堯舜於此而吁之則君子之道消矣將何以致唐
虞之治乎惟可吁則吁故一吁而天下莫不畏可俞則

俞故一俞而天下莫不服此所以為堯舜之盛也學者
於此二字當熟味之然後知聖人之一吁一俞非苟然
也

無弱攻昧

說者謂弱則無昧則攻亂則取亡則侮此大不然聖人
之心豈以人之弱而反無之亡而反侮之乎仲虺此言
所以戒湯非稱湯也仲虺既歷陳桀之罪如此湯之德
如此則伐桀之舉乃當然爾何慚之有凡此者所以慰
安成湯之心也然又恐成湯聞仲虺之言意謂兵之不
可不用而例用之則將有不戢自焚之禍故又戒之曰
無人者必自弱攻人者必自昧取人者必自亂侮人者
必自亡在湯亦不可不戒也後世如秦之并吞六國可

謂兼之攻之取之侮之矣然既得天下不旋踵而復失豈非兼人者反弱攻人者反昧取人者反亂侮人者反亡與知此斯可以知仲虺之意

二兵

予舊居橫浦有二兵焉一兵老不任事一兵朴而甚勤予念朴而勤者終日給侍左右乃貧而無食也遂與其二食焉老不任事者乃朝夕言之必使其不敢受乃已嗚呼一食之微無能昏耄之卒尚有妬心焉況當進賢退不肖之地欲人之安分也難矣哉然則如之何遜耄者以安勤朴者則吾事辨矣

敬無定體

敬無定體平居無事皆敬也一念之惡則非敬矣

師

師者受人之託其可自欺哉自欺則欺人欺人則欺天矣

利善

善者天理也利者人欲也舜跖之分特在天理人欲之間而已然天理明者雖居利勢之中而不為人欲所亂人欲亂者雖居仁義之中亦無一合於天理者此又不可不辨昔廖剛尚書問龜山先生以治心修身之術先生以舜跖一章使剛求之剛既退謂先生門人曰此亦易曉爾先生乃以此為問何也門人曰何不以子意之所解者為先生言之剛即入求見先生曰子何來之數也曰適先生所問剛已得之矣先生喜曰子何其敏也

蓋為我言之剛曰自早及暮孜孜為美事者舜之徒也
自早及暮孜孜為不美事者跖之徒也先生曰子其詳
之不可忽也吾正恐子悞以利作善會爾其慎思之剛
惘然利善之難辨如此吾黨試以此求之為善者心平
易為利者心險巖

正心

正心以成天下之本行其正以成天下之務此堯舜三
代所以為盛也孟子知此理故有禹師曠之說

道

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為道足以亡國以日
用為道則堯舜三代之勲業也

託死生

為人而不可以託死生非人也一日之間變態百出而
欲其不背死也難矣

君子小人

小人樂聞君子之過君子惡聞小人之惡君子小人各
以其氣故君子喜君子小人喜小人君子忠厚小人刻
薄

與小人處初甚苦之久則安之安之而熟則長慮却顧
吾其為君子矣九夷之陋亦可安也詩曰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

經史

學者苟專意時文不知研窮經史則舉業之外叩之空
空亦可恥矣蓋學經所以正吾心觀史所以決吾行安

可昧為不急之務故前輩謂久不以古今灌溉習次試引鏡自照面目必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正謂此也

鄭毅夫詩

毅夫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此即干羽舞而有苗格簫韶奏而鳳凰儀高宗思而傳說夢成王悟而天反風之意

檀弓

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學者欲識中道試以此求之

春秋

春秋一經非實錄也其間抑揚予奪無非王道所寓如書暈帥師楚子麇卒之類皆有深意且暈魯國之公子

孔子止書曰暈者以其不待君父之命自會齊鄭以伐宋此逆亂之賊非公子所當為故孔子削去公子二字止書曰暈以見其弑君之心自此而萌則暈之無君父矣至楚子麇雖為靈公所弑然孔子止書曰卒者非隱其惡也以靈公弑父自立是滅天理者也當時之人曾不以為非如子產之徒反皆有獻焉則天理至此而掃地矣孔子謂靈公篡弑之罪後世終不可掩吾於此止書曰卒者所以少存天理也

桓公二年書滕子來朝說者謂隱公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為時王所黜此大不然使時王能黜侯為子是王法行矣春秋不作可也蓋篡弑之賊乃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慙者也今桓公以弟弑兄以臣弑君罪固不容

於誅矣滕既不能討反先鄰國而朝之是同惡相濟也
故聖人於此削侯稱子以正其惡

栢公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伯突之奔祭仲逐之
也聖人不書祭仲而書伯突者蓋春秋一經澄源正本
書也祭仲逐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見故聖人不書
祭仲者所以微顯也至於已為國君不能自保至為臣
下所逐可謂不君矣故聖人特書鄭伯突出奔蔡言其
所以出奔者自取之爾此所謂闡幽也學者知微顯闡
幽之義則春秋一經思過半矣

盡心

邵堯夫詩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
即天天即性莫於微處起經綸學者欲識盡心之說當

於此求之

咸以正罔缺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王良以詭遇而獲禽雖若
丘陵弗為射御且然況創業之主乎先王以正啓佑於
前後王猶以不正繼之况始於不正乎然何者謂正蓋
以義則正以利則邪文武之為謨皆義也非利也

歐蘇

歐公之文粹如金玉東坡之文浩如河漢盛矣哉

學問不可驕人

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
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

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露者之戒

樓抄本

自用

自用者惡聞其過用人者樂聞其過

陳烈怪僻

昔陳烈弔蔡君謨謂其徒曰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吾與二三子當行古禮於是匍匐而入其家人見之者無不駭愕君謨匿笑而受弔好事者因畫為匍匐圖怪僻如此謂之合禮可乎

國體

為國家者當識國家之體惟學精識遠者則知國體矣豈惟國家一郡一邑亦自有體第識之者鮮爾

家語父子同訟事

父訟子為不慈子抗父為不孝慈孝天性也今迷罔如此豈非上失其道故歟使不知歸咎于上而徒懲艾於下則父子之間仇怨愈深矣故孔子不加以刑乃同狴而囚之蓋以爭訟之初血氣紛亂雖父子有所不顧及其同處於幽囚之中未有不追悔者故父自然憫其子子自然憫其父父子既已相憫則慈孝之心從此發見矣此三月之後其父所以求止其訟孔子亦從而釋之也此聖人感移人心之妙彼季孫輩何足語此

二林

予聞林懿承云其弟叔豹幼時極昏懿承深以為憂一日與之講書叔豹忽發笑懿承怒之答曰某觀聖人之意似不如此懿承異其言今述所見叔豹舉筆疾書懿

橫浦日新上

九 宋氏榮光

承讀之驚喜以至感泣語其母曰吾弟如此無患後叔
豹軒軼上庠卒為名士以此知人之才固有利鈍教人
者不可以其銳而弃之要當啓迪挑撻使之日漸日化
則雖愚必明矣

孔子

每讀論語觀孔子進互鄉見師冕與鄉黨一篇何其雍
容如此及為魯司寇少正卯非有顯然可指之惡一旦
誅之於兩觀尸之於朝三日又何其嚴肅如此不如是
何以為孔子

用明

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
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

也此智愚所以分與

名節

种放嘗見陳圖南圖南曰子盍旦可復來放如期而往
圖南曰意謂子有仙風道骨奈尚隔一塵一塵謂五百
年也今子在稠人中已穎然他日必白衣作諫議然名
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於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
起或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放之晚節果如圖南之言以
此知士大夫有名節易全名節難

吾無隱乎爾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使天徒穎然在上何足
以為天惟其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故凡春生夏長根
莖枝葉一皆天理之所寓孔子於日用間視聽言動出

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群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察所以疑聖人為隱故夫子指之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立也觀是立之一言則知夫子平日機用盡於此而決之當時群弟子自夫子一指之後皆知用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者正謂此爾

窮達

窮達繫道之興廢不為己之貴賤故有道之士處窮而不悶

唯酒無量不及亂

衆人飲酒有量一或過量則亂矣唯聖人不拘於量故多寡皆不及亂然聖人雖酒醺猶且不亂平時可知堯

夫詩云醺醺未就十分醉拍拍滿懷都是春此正不及亂之意

三喜

知喜放壯喜聞老喜憂

處富貴

真廟朝向文簡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方謝客門闌惘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

慶公但唯唯又曰自 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
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
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
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往庖厨中問今日
有無親戚賓客宴會寂無一人明日再對 上問昨日
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 上笑曰向敏中大
耐官職且仕官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無
足以動其心者其所養為如何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
論自以謂富貴莫之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
薦而滿者傷哉

子貢善問

孔門惟子貢最為善問如冉有曰夫子為衛君子子貢
曰諾吾將問之及其入也不問衛君乃問齊夷夫子告
以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遂知夫子之不為又如子
路問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夫子曰不知也子路以語子
貢子貢乃不指魯大夫而問夫子遂答以非禮觀此可
以見子貢之善問

學文

學文者多忘學道者多退 退謂退遜

患難

患難即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為之計何有不可文王囚
羑里而演易若無羑里也孔子圍陳蔡而絃歌若無陳
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聲
滿天下至夏侯勝居桎梏而談尚書陸宣公謫忠州

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生患難中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是之謂乎

惠迪吉

惠即吉逆即凶非於順道之外復有吉從逆之外復有凶也張思叔伊川高弟也或問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何以謂亂思叔曰此亂在我非在彼也使日用間規規以疾人為心則我之方寸已紊亂矣非方寸外復有亂也此即惠吉逆凶之意

好勝

好勝者常疑人自勝者常怨人

魏證

汲黯之後魏證一人而已然黯無學術任直而言惟證

則兼之故能因機進諫

是非

己以為是衆以為非己以為非衆以為是吾將何從曰學而已矣學而明乎善則是非不愧於聖人矣否則是非皆私心爾奚擇焉

學問

孔門學問非徒載之空言必期見於行事故子貢問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告之以其恕乎子貢行此一語平生銓品之心一旦消殞至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仲弓問仁孔子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仲弓行此二句至於可使南面學云學云空言云乎哉

樓抄本

二重

重名位者矜重道義者安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儀封人一見夫子遽以為木鐸者以其見所未見故驚而為之語也

仁義禮智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予有一事可實其說游室夫訪龜山龜山曰公適從何來定夫曰某在春風和氣中坐三月而來龜山問其所之乃自明道處來也試涵泳春風和氣之言則仁義禮智之人其發達於聲容色理者如在吾目中矣

聖賢氣象

伊川之學自履踐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文正長厚

范文正公歸姑蘇未至近邑先投達狀或以為太過公曰維柔與梓必恭敬止敢不盡禮予前輩長厚大抵如此

諸儒鳴道卷第七十一

諸儒鳴道卷第七十二

橫浦日新下

王入太室裸

門人即暉錄



太室者清廟中央之室行裸禮於室內者所以求神於陰也先王祭祀之禮有求諸陽者有求諸陰者有求諸陰陽之間者凡以祖宗之神無所不在故孝子之誠亦無所不在然先王所以知神之所在而求之在繫辭固嘗言之矣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惟先王深知鬼神之情狀此事神之際所以如此其精微也

殿策

予兵火後與元用同舟歸錢塘元用曰子韶曾作殿課

橫浦日新下

宋氏榮光

否子曰未也元用曰廷對問目既多不可泛答當立一大意以總括之庶幾首尾緜屬予心識其說故元用答易數策則每事以體元用數為主予答中興策則每事以規模遠大為上後聖錫廷對亦有自反之說故元用呼聖錫為嫡孫

尚友

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手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人矣

中

子思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若曰不發是無喜怒哀

樂也若曰已發此乃和爾亦非中也惟言未發所以見子思之精微

杜詩

色侵書帙淨陰過酒尊涼讀此二句不問已知為竹詩子美過人正以此爾

呂居仁詩

春日即事云雪消池館初春後人倚欄干欲暮時此自可入畫人之情意物之容態二句盡之

慎獨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示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子貢銓品

家語弟子行篇見子貢銓品諸子以對衛彌牟之問其對既畢曰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觀其不足以知賢一語雷然如春風和氣此豈無自然而然蓋子貢平日好方人孔子嘗警之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子貢得此一語銓品之心頽然消殞故始也彌牟問之則對以不知中也問之再三然後舉數子以對終也則繼之以固不足以知賢其言溫晏如此皆夫子一警之力也

鄭公座屏

富鄭公年八十大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在公尚然况他人乎

謝靈運詩

靈運有池塘生春草之句自謂神授此固佳句然亦人所能道者第以靈運平日好彫琢此句得之自然故以為奇爾

孝文之治

漢哀帝時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史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觀此數語可以想見孝文之治

至喜亭記

予聞陳伯修云歐公畫錦堂記無賢愚皆知其美若至喜亭記自非具眼目者未易知也

五代史

歐公五代史其間議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

樓抄本

逆己之言

喜逆己之言則怨消於冥冥惡逆己之言則禍成於不測

學

君子之學豈志在取一第效一官而已飲食起居皆宰相事業也

涵泳

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於習中則益矣韓子曰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也

陽必有陰

陽必有陰晝必有夜有君子必有小人中國必有夷狄此自然理也以此推之何物不然惟有道者能造化之使不為深害爾

見賢思齊

賢不肖人所共見惟孔子因見賢則轉為思齊之說吾能思齊則反求諸己凡所未至無不為矣因見不肖則轉為自省之說吾能自省則反求諸己凡類此者無不去矣此聖人轉移之妙不可不察

語孟

六經之書浩博而難窮故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學者莫若精語孟語孟中得趣則六經皆可觸類而知矣

心

人皆有此心何識之者少也儻私智消亡則此心見矣此心見則入孔子絕四之境矣

君子

與君子處如在春風中和氣漸清則鄙倍自遠而粹然無疵矣

大節

觀大節必於細事觀朝廷必於平日平日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矣平日負約失期他日必附下罔上矣

讀書貴精

山谷荅王觀復書云所示詩文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

精博爾以此知讀書雖貴博然博而不精亦無益也

子西內前行

徽廟朝張無盡當軸是夕彗星滅夕旱而雨唐子西作內前行一時傳誦其詩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旄頭昨夜光照牖是夕鋒芒如禿帚明日化為甘雨來宅家化作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惡我聞二公拜相年民間米斗三四錢

犀帶

予家舊畜犀帶一胯文理縝密中有一月影遇望則見蓋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於角物之感移尚然況人乎

聖人作服

聖人作服必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虫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者豈徒然哉所以通天地萬物為一體也

畫像

予謫嶺下居無與游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淵明曲江萊公富鄭公韓魏公歐公溫公余襄公邵堯夫二蘇梁況之王彥霖范淳夫鄒志宇劉器之龔彥和陳瑩中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諸畫像乃環列于夫子左右晨朝焚香瞻敬心志肅然其所得多矣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若市朝之擬矣

臺諫

介甫作諫臣論謂不當以卑言尊以賤言貴大意欲行新法故為此說以塞絕言路至東坡作萬言書則曰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觀此可見二公之存心

為善

君子為善期於無愧而已非可責報於天也苟有一毫覬望之心則所存已不正矣雖善猶利也

氣

士大夫以氣為主氣一不振則阿匿苟容無不為矣

四不如

巧不如拙明不如晦動不如靜進不如退

春秋

近世春秋之學伊川闡其端劉質夫廣其意至胡文定而其說大明

樓抄本

士風

習俗軟媚此士風之大弊

匿疑

顏子有若無實若虛沉實無而虛者其可匿疑以自欺乎

觀史之法

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習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

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矣

易

易言吉凶悔吝之類皆理也非事也天下雖未有此事聖人已知有此理矣故逆推之以示後世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需卦二體乾下坎上是乾之剛健遇險而未能進故需頌也今九五居至尊之位而息于險難故曰需於酒食蓋酒食宴樂雍容之象也言人君處險難之際正宜寬以待之不當以驚憂自沮如唐文宗當積弊之後每朝群臣則泣下需襟魂飛氣索此不知酒食之義也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漢高祖有平城之圍卒忍恥不報此知失前禽之義也唐太宗既平諸國復親事遼東謂

之舍逆取順可乎

小畜初九言復自道是一觸乎心無非在道此所謂安而行之也九二言牽復吉則有勉強之意已不若初九之自然如顏子不貳過是也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之為德無所不亨故尊而能謙則光大卑而能謙雖至下亦不可踰也

六二鳴謙貞吉謙德存諸中凡發於言辭者亦無非謙也如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此皆鳴謙之義

大有一卦乾下離上柔得尊位之時求之古人如漢文帝是也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尉他稱帝召貴其兄弟張武受賂賜以金錢此皆以柔居尊之義

豫卦當上下悅豫之時喪名失節者多惟九二一爻介然如石是不為豫所動也孔子所以稱其知幾

健而說決而和不欲太猛故也學中有一人作健而說義破題云君子有勝小人之道而無勝小人心極佳居德則忌君子雖有德當自韜晦不可以德自居儻自居其德則小人必見忌

壯于前趾蓋初九應九四立足既固然後往可也不然則外交乃允說反為小人以柔言貽禍矣故言壯于前趾趾足也

惕號莫夜有戒勿恤莫夜陰也戒小人也有小人勿恤當決去之卦才言健而說決而和而文言勿恤與卦才異此又不可以一槩論

咸其非凶居吉六二臣文也今以陰在下而應於五故
聖人有咸非之戒非行則先動人臣不守道以待上之
求而如非自動則失於躁進非咸感之道也安得不凶
惟安其居則所感不失其正故曰吉求之古人如伊尹
耕于莘野而成湯聘傳說築于傅巖而高宗夢太公釣
于渭而文王訪此正咸感之道也

詩

古人作詩所以吟詠情性如三百篇是也後之作者往
往務為艱深之辭若出於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古人吟
詠之意也
文選謝宣遠戲馬臺詩造語雖工然已不及建安七子
有正氣矣如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豈曰不工何如

子建云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

宣遠詠張子房詩有息肩纏民思靈鑿集末光伊人感
代工聿來扶興王又曰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又曰
鑿於歷顧寢飭象薦嘉嘗又曰殮和忘微遠延首詠太
康此等詩句皆刻畫殊無三百篇風致

顏延年詩最平易至應詔詩乃作梗澁語略無風雅豈
以謂應詔當如此耶如北湖田收詩云帝暉膺順動清
蹕巡廣塵又云開冬春徂物殘粹盈化先又云自鄉餐報
嘉歲通急戒無年此何等語也迄至于今此體猶在
謝元暉遊東田詩曰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情辭間
暇佳句也

王仲宣贈蔡篤有瞻望遐路允企伊佇又有雖則追慕

子思罔宣瞻望東路慘愴增歎之語又有中心孔悼涕泗漣洏嗟爾君子如何勿思之語大有變風之思難之衛詩中何有不可

樓抄本

劉公幹贈從弟二詩興寄幽雅有國風餘法

嵇叔夜送秀才入軍詩閑雅俊豫有古詩人之風如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又如習習谷風吹我素琴膠膠黃鳥顧疇弄音又如思我良朋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之句想見其風致

沈休文詠湖中鴈云喚流牽弱藻歛翻帶餘霜群動浮輕浪單泛逐孤光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其形容物態如此亦巧妙矣

文字雕琢則傷正氣作詩亦然如陶靖節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真得三百篇之遺意

予友施彥執讀杜詩至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攬離思花冥冥而有得予讀毛詩至蒹葭淒其以風而有得

諸史

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衆或者非之翦曰王但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以委我儻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則王疑我矣

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既以淪斲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不必移其權使王

剪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樓抄本

漢哀帝時給事中申咸毀薛宣為不忠孝宣子況為右曹數聞其語遂令刺客楊明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明於是遮斫咸於宮門外斷臯唇身入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知咸給事中而公然令明迫切宮闕創戮近臣於大道中況首為惡明手傷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弃市至廷尉則議以為律曰鬪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況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為今以況與明為大不敬陷罪恐非法意以予觀之當取中丞而去廷尉可也何以言之天下

之事當論其大而弃其小當論其公而弃其私非可常法拘也禮曰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夫路馬天子之馬也以足蹙其所食之草尚有誅問馬之年亦有誅况君之近臣乎賈誼策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今申咸近臣也近天子之近猶且傷之則何所不為耶中丞之議真得其大者與公道也此法外之意也廷尉特守法之官耳豈知所謂法外意乎

晉王澄乃王敦之兄也澄因以舊意侮敦敦怒使人殺之

人徒見敦嘗元帝之世在外擁強兵內脅天子始謂

敦有無君之心予獨於殺澄之際已見其叛逆之兆
蓋平居忘其親則他日必叛其君今兄弟間以區區
細故遽執而殺之敦之殘忍如此卒死於叛逆蓋無
足怪

當蘇峻之亂温嶠遣使詣荊州邀陶侃討賊侃以不預
顧命為恨不從嶠屢以書督之雖勉強進討然欲歸荆
州者屢焉

方元帝之世侃猶能起兵赴難及王敦既死侃有
輕朝廷之心故聞蘇峻之亂不知與國同憂乃以不
預顧命為恨且人臣事君要當有死無貳豈可預顧
命則盡臣節不預顧命則坐視成敗不忠之罪孰大
於此

後趙王勒遣使詣涼州拜張駿為涼州牧加九錫駿恥
為勒臣遂執其使而不遣勒怒發兵攻涼州駿懼稱藩
張駿執石勒之使是速禍而樹兵也且勒雖出於夷
狄然亦姦雄之尤者為駿之計莫若厚禮其使而遣
之且告勒曰向之所以稱藩前趙者蓋以劉曜暴虐
無道專事殺伐故不得不為此以息州境之民今王
誅滅祖約之族以為人臣不忠之戒此與漢高祖戮
丁公何異豈劉曜可同日語哉況某既為晉臣復受
趙命是蹈祖約之覆車且懷貳心以事上也為人臣
而懷貳心亦王之所惡也願王察之如此則勒必喜
庶幾可以緩其師而徐為之謀今計不出此乃更執
其使此其所以致寇也

庾亮欲移鎮石城與兵計趙王導許之却鑿蔡謨等皆以為不可

樓抄本

晉以寡弱之師一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群羊以攻猛虎不格明矣使王導不知利害則導為不智知而許之則導為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為導予切料其意蓋當是時導與庾亮有隙亮欲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其謀適所以激彼之怒故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情陰使却鑿等拒之以絕其議此乃君子之待小人不得不然爾觀史者當逆其意可也

王猛捫虱

王猛可謂豪傑之士矣方桓溫入關擁兵十萬顧指氣使人誰不服慄者猛乃披褐見之捫虱而談當世

之務旁若無人每讀史至此雖未見猛之智謀如何施設如何然當踞見溫之際固已氣蓋天下矣使溫能引猛以渡江東則溫之功有過於取關中矣惜乎溫不及此

燕吳王垂娶未杯女段氏自以貴姓不尊事可足渾后后銜之因誣以巫蠱欲以連汙垂燕主收段氏下廷尉考驗段氏志氣確然終無撓辭掠治日急辨荅益明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於獄

段氏處幽囚之中鞭笞笞楚無所不至卒無撓辭以脫其夫其勁氣亦可喜矣然與其守節義於廷尉之前孰若謹婦道於閨門之內乎

燕泰山太守賈堅屯山茱萸引兵擊之遂擒堅美謂

聖曰君父祖世為晉臣奈何背本不降聖曰既已事人
安可改節君何怱怱相謂降乎卒罵羨而死

樓抄本

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復委己以事桓公春秋不非之
後世不罪之者以其始雖非義終能從義也賈聖世
為晉臣既淪陷夷狄今苟羨引兵擊之正聖從義之
秋固宜倒戈以迎晉師庶幾無忝父祖奈何反為夷
狄守節卒罵羨而死是知死而不知所以處死也烏
可取哉

王猛與大將鄧羗伐燕羗之部將徐成犯法猛欲誅成
羗請之不從羗怒遂勒兵欲攻猛猛急語之曰將軍止
吾恕成矣猛卒不殺成將與燕戰羗預求司隸校尉猛
拒之至兩軍交鋒羗乃高卧帳中猛躬請之且許以校

尉羗乃出戰賴以破燕

欲成大事必先小忍故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韓信
自立為假王高祖因躡足而遂封之此高祖之小忍
也故卒賴信以滅楚吳王稱疾不朝文帝不之罪反
賜以几杖此文帝之小忍也故終文帝之世無諸侯
之患及景帝不勝其忿用晁錯策削列侯地於是東
南七國皆合兵以嚮京師海內騷然幾有不測之禍
此不小忍之過也以至元帝不能小忍故用刁協劉
隗以促王敦之亂庾亮不能小忍故妄生猜忌以促
蘇峻之亂今鄧羗以一部將遽勒兵攻猛兵未及戰
復求校尉此皆人情所難忍者惟猛能容之故卒得
其死力以濟大功不然則禍起蕭牆矣況滅燕乎

橫浦日新下

宋氏榮光

李密與王世充戰使酈元真守洛口密兵敗元真以城降世充

樓抄本

方元真為縣吏以坐賊罷則今日之降城不足怪也蓋賊吏之心所主在利見利則趨利盡則逝始也利在李密故事密密兵既敗則利在世充故降世充心乎為利而已豈知有主哉

李密據洛口倉流民就食日以萬數

隋失其鹿豪桀並起而逐之李密據洛口王世充據東都竇建德據山東以至蕭銑薛軌之徒莫不各據險要以爭進取惟唐高祖用秦王策獨決計入關關中既定遂尊立代王以號令天下除隋苛法以陰結民心收攬豪桀以經營四方則天下之柄已在唐掌

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橫鷲於外果何益哉

劉武周兵勢甚銳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請行

高祖可謂謬而無策矣且唐所以能守關西者以河東為之障蔽也今舉而棄之則賊兵深入是棄關西也豈不謬哉以此推之高祖之取天下賴有世民爾不然事未可知也

李密乞降上遣使迎勞不絕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擁百萬之衆一朝解甲歸唐其功大矣唐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

李密謀叛之兆已見於此蓋密既為世充所敗窮困

來歸正宜深自敗抑以降者自處可也今乃恃其歸國之功望以台司見處設心已如此使唐之待李密稍不如望則忿怨生矣此其所以卒叛也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曰當為兄手刃之世民之於元吉初未嘗以非理犯之何為遽至於此蓋元吉包藏禍心欲取建成以代東宮其所忌者獨世民爾既云世民則事在元吉以之圖建成無不可者是其欲去世民乃所以去建成爾太宗納元吉妻于後宮欲立為后魏證固諫而止嗚呼太宗所為如此其瀆人倫甚矣故後世子孫則而象之如高宗則以武氏為后明皇則以兒婦為妃者皆太宗有以啓之也唐無家法於此可見

諸儒鳴道卷第七十二



歲在丙寅從姪張周兄假讀并搜索羣書校勘一通
別撰跋語志其同異特記于此用表高誼傳增湘

坡公
日書



